

A BELL FOR ADANO

JOHN HERSEY

一九四四年美國首選小說  
• 普利哲獎金獎得者 •

# 丹諾之鐘

約翰·海爾賽原著

林友蘭譯

光半月刊社出版

約翰·海爾賽原著  
林友蘭節譯

阿  
丹  
諾  
之  
鐘

光半月刊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一版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

A BELL FOR ADANO

by John Hersey

Translated by Lin Yu-Lan

# 阿丹諾之鐘

原著者：約翰·海爾賽

節譯者：林友蘭

發行人：黃嘉音

發行所：光半月刊社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弄十八號  
電話七〇六九三

# 阿丹諾之鐘

約翰·海爾賽原著  
林友蘭節譯

## 原序

喬波羅少校是一個好人。你會相信這句話。我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他是義大利小城阿丹諾的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的長官，也可算是這個被解放城市的美國市長。

我認識喬波羅的時候，他已就任阿丹諾的行政長官，他是一個好人，雖然在某些有色有聲的做人方法上，尙嫌表現不夠，但他在阿丹諾所已做成的和做不成的，實具體而微的代表着美國在歐洲所能爲和不能爲的事情。

是故，我請求你們清楚地認識喬波羅這個人。我們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我們的未來世界，將寄在他的身上。邱吉爾的辭令，羅斯福的慈悲，大憲章，四自由

，十四條款，紙上有條不紊的圖表、計畫、希望、或條約，沒有一件可作任何的保證。而可作保證的，祇有人，祇有在壓迫下的人的行爲，祇有我們無數的喬波羅。

## (一)

美軍沒有遭遇多大抵抗，便攻下阿丹諾城。

少校挾起一個公文袋，躍過第九千四百八十八號登陸艇的跳板，自港外一個起運硫磺的小碼頭上岸。

他對跟隨他踏上小碼頭的軍曹說道：「保斯，我常在夢中想見這塊地方，現在到來，真好像回家一樣。」

這個人就是喬波羅少校，也是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派駐阿丹諾城的最高行政長官。少校中等身裁，膚色黝黑，好像他的父母，他們原籍是佛羅倫薩附近的義大利人。少校蓄起短髮，圓面孔，笑容可掬，可是却有一雙專注而銳利的眼睛。年紀約三十五歲。

保斯軍曹是一個憲兵，阿丹諾地方的治安，就要放在他的肩膀上：他要設法

肅清當地的歹徒，并使良善分子用得其所。

兩人沿巴林諾街向前跑，街上靜悄無人。居民不是逃入深山，就是躲避在防彈壕和地窖裏。夾道的房子，矮矮兩層，灰色的磚，灰色的百葉窗，加上炸彈的或砲彈的彈洞所揚起的灰烟，越覺黯淡與荒涼。這邊一座房子中彈，那邊一座房子傾圮，灰色的磚散亂在灰色的街心。

他們跑到城中心的普洛加拉索方場：就在那裏找到他們所尋找的房子。

那是一座看去便有威權模樣的房子，不像一般義大利城市所見的法西斯總部的建築物，徒有其表，不堪風雨。那是一座用石塊築成的古老大樓，二層樓外那個古色斑駁的陽台，不知已有多少人上面發表過演說。在法西斯之前，它早已供君王使用，而今在法西斯之後，又效忠於民主了。倘若你在外表上還不能認識它的威權性，它的前面還浮飾着「西達宮」幾個青銅字。

樓前的左角築起一個鐘塔。塔頂有一個掛鐘的金屬架子，形式奇特，陳舊十

分。可是那口鐘已不知到那兒去了。

少校步過方場，來到市政廳前黑色的大門，放下公文袋，從衣袋裏拿出一根粉筆，在門上的鑲板上寫着：

「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

阿丹諾城

喬波羅少校（英國人）」

寫畢，兩人進門，樓梯是大理石造的，他們一邊拾級，一邊張望。他們拐了一個彎，穿過一道門，門側有一間辦公廳，乍眼看見，喬波羅少校爲之愕然屏息。

它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非常之大。約七十呎長，三十呎闊。天花板高高在上。地板用大理石鋪成。

儘管街上哀叫着貧寒，這間大廳却是窮奢極侈。黑烏木的傢具全屬義大利式



，上面雕刻一種半人半果似的生物。窗簾用錦緞製成，牆上也掛起絲質的裝飾。進門之處靠近大廳的西南角。門右擺起一張巨桌，桌上放有一些地圖和空中照片，早上一個美軍團部的軍官，曾把這間大廳當作指揮站，那些東西都是他們遺留下來的。

在這間大廳裏，他們找到一個義大利人。他顯然早就匿藏在那裏。他長得不高大，穿起一套粗布的制服，領兒扣上，但沒有領帶。

這個矮小的義大利人，向他們行一個法西斯的敬禮，然後帶起一個懇切的面色，以義語說道：「歡迎美國人！羅斯福萬歲！你們到來，我可歡喜極了。我憎恨那些法西斯傢伙已很久了。」

少校以義語問道：「你是誰？」

那矮小的人答說：「我叫薛圖。人家都曉得我是反法西斯的。」

少校問：「你是幹什麼事的？」

「我是市政廳的門房，阿丹諾人。」

少校道：「你是這兒門房嗎？」

「每天從上午八時工作到下午八時。」

「你倘若真是憎恨法西斯黨徒，為什麼又替他們工作？」

「我憎恨他們不自今日始，我是以反法西斯聞名的，我引起他們大大的懷疑，已有多年了。」

少校道：「門房，你會知道，我是喜歡聽真話的。假如你哄騙我，你可自討罪頭吃。不要對我說謊。假如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你就是一個法西斯黨徒，毋須扯謊瞎說。」

薛圖說：「一個人必須吃飯，必須生活。我有六個孩子啊。」

少校道：「那麼，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了。現在，你可學習在民主政治中過活。你就當我的門房吧。」

街外的遠處傳來一陣機關槍與來福槍的聲響。薛圖駭得蹲伏起來。

保斯說：「你害怕嗎？」

少校說：「這裏曾經打得很兇嗎？」

薛圖，以戰慄不成聲的語調，敘述砲轟和空襲的情形。當他的神經較為緩和下來時，他說：「我們挨着餓，已經三天沒有麵包了。全體重要官員都已逃跑，剩下我把守這市政廳。死屍的臭氣也很厲害，尤其是在聖安格羅街一帶。因為幾天來水車的車伕看見飛機在頭上打轉都沒有勇氣去取水，有些人便生病了。我們不相信會打勝仗。我們的古鐘不知拿到什麼地方去了。」

少校道：「你們的古鐘？」

薛圖說：「我們的古鐘已有七百年的歷史。墨索里尼把它拿走了。每隔十五分鐘，它打響一次，鐘聲悠揚而悅耳。墨索里尼却拿它去製砲管或其他東西。當時全城人士都十分憤激。一致懇求市長的叔叔出頭斡旋，寧願改獻教堂的其他銅

鐘。可是市長的叔叔表示，他祇是市長的叔叔而不是褻瀆教堂聖物的人。我們將於失掉我們的古鐘。那僅是你們到這裏來的前兩星期的事。你們爲什麼不早些來呢？」

「那個鐘以前掛在什麼地方？」

薛圖，指着他的頭頂上說：「正在這裏，當它打響時，整座房子都感震盪的。」

少校對保斯說：「我看見塔上有個鐘架。」

少校跑到桌前，拉出一張靠背很高的椅子坐下來，仔細地把雙腳放在有螺旋狀裝飾的足几上。

保斯道：「我知道現在必須去做什麼事。我須找到法西斯黨部，看看可以搜出什麼紀錄來。我可帶這門房去找嗎？」

少校說：「保斯，去處。」

而今，少校想起他自己的工作，他不再覺得疲倦了。他兀的站起來，跑出陽台上，看見那裏有兩根旗竿。他轉回房裏，打開他的公文袋，拿出兩面國旗，一面是美國的，一面是英國的。他先在左邊的旗竿升起美國旗，未升到竿頂，方場裏已有五個義大利人。他還未把英國旗縛在右邊旗竿的轆轤上，人數已增至二十。當他升好了兩面旗，下面約有四十人，齊聲高呼「美國萬歲。」

他向他們搖手致意，便回到辦公廳裏，精神爽快得很。

忽聞一陣敲門聲。

他用義語說道：「請進來。」

門兒應聲而開，一個人跑進來，看去好像有點「似曾相識」。少校後來恍然明白了，他并未認識這個人，但在美國海盜海盜的電影上，却看過幾個好像他模樣的人。這人生得一個義大利流氓副手的醜相，慣於站在頭腦的背後，討點小便宜的。他禿了髮，額唇皮，臉上還有一塊疤痕。眼睛鬼鬼祟祟，裝得幾分願意聽

受命令的神態。

他用美語說道：「你升旗了，阿丹諾的戰事已結束了？」

少校說：「是的，你是誰？」

這人說：「我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城，到這裏三年了，你可給我一份工作嗎？」

少校說：「你叫什麼名字。」

這人說：「趙施比。克利夫蘭的人叫我阿裘。」

少校說：「你會做什麼事？」

趙施比說：「我是一個善良的美國人，我憎恨那些法西斯黨徒。我可替你好好的工作。」

少校說：「假如你真是一個善良的人，為什麼你離開了美國？」

趙施比說：「我是被驅逐出境的。」

「爲甚麼？」

「我沒有護照。」

少校樂聞趙施比并不諱言他的非法行爲，道：「好的，我就僱用你。你來當我的翻譯員吧。」

「你不是會說義語的嗎？」

「是的，但這裏還有其他不會說義語的美國人，我也許要你幫忙作其他事情哩。你清楚地認識這城裏的人不？你曉得誰是贊助美國人的，誰是反對美國人的嗎？」

「官長，我願盡力幫你的忙。」

「好的，你剛才說你叫什麼名字？」

「趙施比，你叫我阿裘吧。」

「這不成，我們是在義大利，我在這裏就叫你趙施比，現在請你注意兩件事

：你必須對我忠誠，不然的話，你便要大吃苦頭。還有，你不必盼望我可會給什麼好處，我對任何人都不是這樣做，你聽到嗎？」

「是的，官長，請不必過慮。」

「現在你試告訴我，城裏最需要的是什麼？」

「那就是糧食。阿丹諾現在十分缺糧，很多人已經三日沒有吃東西了。」

「城裏共有幾多個麵包師？」

趙施比還未回答這個問題。忽聞同時響着一強一弱兩種不同的敲門聲。

趙施比趕快跑過去開門。兩個人幾乎從門外跌進來。兩人都穿得整齊，結領帶。其中一個年紀已很大。另一個是胖漢，看去約有四十歲。他們急急跑進來，彼此好像都不願別人搶先一步。

年長的一個用穩重的英語腔調說：「少校先生，我名叫嘉哥巴杜，年紀八十二歲。這裏的硫磺業大半屬於我有。說來差不多嘉哥巴杜就是硫磺，而硫磺就是



嘉哥巴杜。我願隨時聽受少校的指教。」

肥胖的見嘉哥巴杜首先發言，似乎不耐煩的，也用英語說：「我名叫克拉西，我帶了一封電報來。」

少校說：「兩位先生，我有什麼效勞的地方？」

嘉哥巴杜說：「我來貢獻一點意見。」

克拉西說：「我來送電報。」

嘉哥巴杜說：「美國人老遠的來到陌生的義大利，需要有人貢獻一點意見。」

「這位老人注視着翻譯員趙施比繼續說：『我願奉勸少校一句話，做事務須小心，阿丹諾這塊地方，有很多人曾在美國犯了法，有的且被判要坐電椅。』」

少校看見趙施比聽得不自然，說：「趙施比，我想跟城裏牧師說話。你可把他請來嗎？」

趙施比說：「官長，你指那一位牧師？」

嘉哥巴杜說：「少校，阿丹諾城共有十三個教堂，有些好像聖安格羅堂和聖撒巴士第安諾堂，每堂有牧師兩三人。」

少校說：「那間教堂最好？」

嘉哥巴杜說：「教堂沒有好壞之分，但聖安格羅堂頂有名，因為班蘇維齊奧神父最受人敬重。」

少校對趙施比說：「你去把他請來吧？」

「是的，」趙施比說着便離去。

當他跑出了房門外，少校對嘉哥巴杜說：「趙施比這人可靠嗎？」

嘉哥巴杜鞠躬而言道：「我祇提及電椅，但不想說出人名來。」

少校勃然作色說：「你說，你是來貢獻意見給我的。我必須知道趙施比爲人如何。他是不是可靠的？」

年老的再鞠躬而言道：「趙施比不足爲害的。」

克拉西眼見嘉哥巴杜佔盡上風，覺得極不耐煩。他說：「我帶來一個電報，請替我拍出去。」

少校說：「這裏不是一個電報局。現還在打仗，你以為我們沒有比拍電報更有意義的事要辦嗎？」

克拉西抱歉地說：「我是反法西斯的。我帶來這個電報，祇有你才能把它拍得出去的。」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塊有綫條的紙，早經摺疊起來，用一管安全針釘住。他把這份電報送給少校，少校隨手放在桌上，使克拉西大為失望。

少校說：「你說，你是來給我貢獻意見。請告訴我現在城裏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

這一回，肥胖的克拉西却先人一着說：「糧食，大批的糧食。」

嘉哥巴杜說：「城裏需要一口鐘，那比什麼東西都要緊。」

克拉西說：「一口鐘，這是愚人之見。糧食實比什麼都要緊。」

嘉哥巴杜說：「城裏必須取回它的鐘，你可時常有東西吃。」

克拉西說：「飢餓的人，耳朵裏已叮叮作響，他們并不需要什麼鐘。」

嘉哥巴杜說：「這口鐘，曾經爲那不勒斯王羅拔圖的侵入而警告城裏的人，結果羅拔圖被擊退了。這次戰事，我們沒有聽聞告警的鐘聲，否則，我們早已排列道左，攜鮮花歡迎你們哩。」

克拉西說：「我不需聽鐘聲，便早在海灘上歡迎美軍。我的太太馬格列泰和七個孩子，都和我同在一塊。雖然當時海灘上還是槍彈橫飛，却滅不掉我們歡迎的熱忱。你曉得我的孩子叫出什麼口號來？他們沒有叫：「我們聽不到叮噓的鐘聲了。」他們却喊道：「給我們東西吃！給我們東西吃！」他們實在飢餓，他們也想吃糖果。至於我自己，那時還算吃得飽，我便高聲要求香煙，却沒有提到鐘聲那回事。」

保斯和門房回來了。保斯說：「少校，好得很。全部紀錄都在那裏。這些紀

錄可以告訴我們每一件事。那裏有一張反法西斯者的名單，又有一張是熱中於法西斯的人，其餘就是漠然無動於中的份子。每個重要人物還有他的紀錄。那真夠圓滿了。這些是什麼人？」

嘉哥巴杜說：「先生，我叫嘉哥巴杜。嘉哥巴杜就是硫磺，硫磺也就是嘉哥巴杜。」

保斯說：「我記起這個名字。紀錄上說，嘉哥巴杜是一個動搖分子。」

克拉西說：「那倒是不錯。他以為鐘聲比糧食更重要的。」

保斯轉向克拉西佯作怒容，說：「那人是誰？」

克拉西又抱歉的說：「我是反法西斯的克拉西。這個時候，我認為糧食是最要緊的。」

少校說：「他們正在爭論糧食或取回一口鐘，那一件事比較重要。因為我們目前尚無法為一口鐘盡力，糧食實為我們的當前急務了。」

克拉西一時躊躇滿志，嘉哥巴杜却轉對門房薛圖說：「你有什麼意見？矮小

的薛圖，你以為糧食和鐘那一樣要緊？」

出乎意外的，薛圖說：「我以為那口鐘。」

少校給薛圖這句話所吸住，把身軀靠過去問他說：「薛圖，那是什麼道理？」

薛圖說：「因為那口鐘的聲調實在令人滿意。」

嘉哥巴杜說：「不是，這是因為那口鐘的歷史。當那口鐘說話時，我們遠代的先人都對我們說話了。」

薛圖說：「我以為那還是鐘聲的事情。它撫慰着城裏的人。怒者得以心平氣和，愁者得以歡暢安適，它甚至與醉者相笑，它的聲調是大衆的心聲。」

趙施比把牧師引進來，班蘇維各與神父滿頭白髮，滿臉笑容，當他跑近時。那羣人中有一個說道：「神父，我們正在談論那個失掉的古鐘。」

神父說：「那口鐘是全城的中心，它維繫着全體人民的生活。田野的農夫開

鐘聲而早起，車伏聞鐘聲而開始行車，麵包師聞鐘聲而開始做工，甚至我們在教堂裏，對那口鐘比自己的鐘還要保重。午間彌撒時，城中各鐘齊鳴，它的聲調却凌駕於他鐘之上，引你去聽它。」

保斯說：「那是怪可笑的，這裏比那口鐘更重要的事，正多得很。」

少校說：「事情都是同樣的要緊。他們是少不得那口鐘的。」然後，他用英語說：「謝謝你們各位告訴我關於那口鐘的事。我和你們相約，我將盡力替你們找回一口鐘，這口鐘也要有它的意義，聲調又要好聽，至於它的歷史，就是美國人把它送給你們，以代那個被法西斯黨徒搶去做砲管的。」

克拉西說：「少校，謝謝你，我吻你的手。」

少校說：「你幹嗎？」

嘉哥巴杜以歷史家的資格說：「他的話沒有冒犯的意思。這是當地的一種老習慣。過去有一個時候，重要官員是讓老百姓吻他們的手，以表敬意的，可是，

這事實上的叻手，彼此太感煩擾，最後便改變過來，口頭上祇說叻手便算了。

當其他人士都已告辭，少校便對班蘇維齊與神父說：「我願告訴你，美國人是有意為這城謀幸福的。但每一個國家都有壞人，美國也有。所以有些美國人來到這裏作壞事，是有可能的。假如他們果真如此，我可向你們保證，為了你們遭受滋擾，美國大部分人士亦將不齒他們所為。」

班蘇維齊與神父說：「我以為，我們將明瞭你們的不是，正與我們試求明瞭自己的不是相同。」

少校說：「謝謝你，神父，我已聽說你是阿丹諾城最得人望的一位牧師。」

神父以謙恭的口氣說：「我來這裏祇盡我的職責而已。」

少校說：「是以，我想請你幫一點忙。假如你要拒絕我這請求，你是有完全的自由。我想請你在明晨的彌撒中說幾句關於美國人的話。你喜歡說什麼，請



儘管說，我不想參加我的意見，就是你祇說美國人貼出的某種告示應該去看看也是可以的。」

神父說：「這件事我可容易辦得到。」

少校說：「我自己也是一個天主教徒，假如你要我來，我也想參加你們的彌撒禮。」

神父說：「我很高興你來。」少校聞言，也覺高興，因為他沒有說我覺得不勝榮幸的那些客套。

少校說：「那麼，明早再會。」

神父想確實少校這句話說：「就在聖安格羅教堂。明早七時。我在那裏等候你，孩子。」

神父告辭後，趙施比操起他的蹩腳英語說：「官長，你辦得不錯。現在請你辦辦糧食的事吧。」

少校低頭看見桌上放起克拉西那封電報。他解去安全針，打開電文（全是義大利文）看……

少校說：「趙施比，讓我來看看你翻譯的本領。這是一封致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你必須好好的翻譯它。它說什麼？」

趙施比說：「羅斯福總統閣下，貴國軍隊以自由送與阿丹諾城，全城人士仰望已久，一旦得之，曷勝欣忭……」

「趙施比，這祇是一句話。」

「謹布謝悃，至祈晉納。克拉西（簽名）。官長，你要拍出這個電報嗎？」

少校說：「當然拍出，總統會喜歡讀它的。」

(一一)

這是一宗盛事，真的，這是一宗盛事，人們聯羣結隊趕到聖安格羅堂去。

可是，班蘇維齊奧現在却爲了一個念頭而感不安：倘若少校先生不來，那怎麼辦？他想到這是一個恥辱。又想到其他的牧師會怎樣嘲笑他。

時間已屆七時零五分。神父的侍從已對他的耳邊細語，現在是彌撒開始的時候了。但少校先生還未來。

這個時候，少校先生正在辦公廳裏吃早點，并與保斯和門房（薛圖是從來不赴教堂的）談論古鐘的事情。

薛圖說：「他們用六個滑車，費了兩天時間，才把這口鐘卸下來。又費一天時間去裝箱。十一日那天他們動手工作，到十四日然後運走了它。」

少校說：「我們可能找回一口。但不能隨便的找回一口。那必須是一口具有意義的鐘。薛圖，假如我們給你一口「自由鐘」，你覺得怎樣？」

薛圖說：「這口自由鐘是怎樣的？」

少校說：「當美國人宣佈脫離英國而獨立時，他們便打響了這口鐘。」

薛圖說：「這個意義倒不壞。可是美國人願意把這口鐘讓給阿丹諾城嗎？」

少校說：「薛圖，我們可照樣複製一口。」

薛圖說：「請談談這口鐘。」

少校說：「唔，它掛在費城的一個鐘塔裏。用黃銅製成。唔，因為年代久遠，它的邊緣上已有一條很大的裂縫。你可以在郵票上看見它的樣子，很多製造公司也用它作商標。」

薛圖說：「它的聲調如何？」

少校說：「薛圖，那要看複製的做得怎樣。我想。我們可以找到一口聲音悅耳的。」

薛圖說：「我不喜歡那條裂縫，一口鐘祇因年代久遠，不該便有裂縫。我們的古鐘年紀已有七百歲，可是並沒有裂縫。不要說你們那口鐘，就是美國，我懷疑它可有那麼老啊。」

少校說：「也許是它宣佈我們的自由，響得起勁，就此破裂了。」

薛圖說：「我以爲阿丹諾的人民不會喜歡那有裂縫的自由鐘。不，他們不會喜歡那條裂縫。也許你可送給我們一口沒有裂縫的自由鐘。」

少校說：「但是沒有裂縫，那就不是一口自由鐘了。薛圖，真正的自由就是這個樣子的。」

薛圖說：「那麼，阿丹諾便不要你們的自由鐘了。我可確信，阿丹諾人不會喜歡有一條裂縫的鐘。」

少校說：「那就算了吧」

這個時候，班蘇維齊與神父已念過戰時禱文，緊張的向大門望去，但少校先生還不見來。神父續念其他禱文。神父說過犯罪文，緊張地向大門望去，會衆聲應和着，在和聲中，也紛紛轉首張望。

神父說了一句。

會衆應和一句。

聖安格羅堂的聚集，這是最不比尋常的一回。各種禱文都念過了，神父復念聖約瑟禱文，那是他想到的最長的一篇禱文，文辭隨口而出，不感覺任何的意思。

「約瑟是最勇敢的，約瑟是最服從的，約瑟是最篤信的，約瑟是耐心之鏡，貧乏的愛人，工人的模範，家常生活的裝飾，處女的保護者，家庭的保安者……」

……

幕地裏，神父停口不語，計上心頭。他向侍從搖手示意，細聲耳語道：「叫人去打響那口鐘。」

「神父，現在打嗎？」

「我說你就去做，趕快。」

說畢，神父繼續他的空調的言辭「……窮者得到安慰，病者得到希望，死

者得到愛護，魔鬼因此懼怕。」

會衆應和道：「請憐憫我們。」

神父說：「聖公會的保護者。」

會衆正在應和「請憐憫我們」的聲中，忽聞頭上一聲鐘響。當鐘響時，因為整座教堂都感震盪，崇拜也就暫止。

少校在辦公廳裏，說：「現在是什麼時候？」

保斯看他的手錶，說：「七時二十六分。」

少校說：「薛圖，假如你真是一個鐘的專家，早上七時二十六分打響的，那是什麼鐘？是不是祇有這一口鐘在這個時候打響的？」

薛圖說：「奇怪得很，那是教堂的鐘聲。從它的聲調聽來，我想那是聖安格羅堂的鐘。」

少校跳起來說：「聖安格羅堂嗎！天呀！我答應神父到他那裏，我却談那口

古鐘了。薛圖，請引我路。我們開步跑吧，薛圖，可糟糕了。」

薛圖衝出房外，少校在後緊追。

三四個遊手好閒之徒，坐在朝陽下，看見新美國少校追着矮小的薛圖跑，認為有失尊嚴。倘若他要懲罰薛圖，為什麼不叫他的憲兵捉他呢？以他堂堂一位長官去追趕薛圖，實在不相稱，而且看來是不會捉到他的。

他們兩人跑上教堂的石級。全體會衆都站起來。堂內頓時接談有聲，當少校步過堂內的廊路，喘着氣，揩着臉上的汗時，會衆很多低語道：「吻你的手，吻你的手。」

薛圖雖然從來沒有進教堂，但見擠擁着一大羣人，也決留步看看。跟着少校向前跑。

神父班蘇維齊奧的臉，從慘白轉回紅潤，莞爾而笑，他也像少校跑過長途似的，臉上流出汗來。



少校發覺有一排不大擁擠的座位，屈膝跪拜後便溜進去。薛圖學着少校的模樣，也夾進座位來，那時座上已擠得水洩不通了。

會衆相繼坐回原位，神父也潤濕他的喉頭準備開講。他的幾乎失去的信心，現已獲得確證而堅定。他擁有他的會衆，也擁有他的少校。

神父步出講壇之前，對會衆發言道：「我想趁這個機會對諸位說幾句話。」他停住口，等候會衆默靜下來。堂內肅穆無聲，祇聞少校喬波羅和薛圖緊促的呼吸。

神父繼續道：「我的兒女們，這個世界上每一件已成的事，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給與我們小麥，也給與我們陽光。在我們齊聲禱告後，上帝亦將這些解放者帶來給我們。我們的祈禱已獲應允，我們所懼怕的人現已逃入山中，這是上帝無限的寬容所給與他們躲藏的地方。」

那時，少校不得不注意在他面前的兩個頭顱，一個是男人的，頭髮已禿，另

一個是女人的，金髮照人。

少校傾側他的頭顱一點，就可看出那個禿髮的是他的翻譯員趙施比。他却斜視不到金髮者的面孔，見金髮梳得十分整齊，沒有半個鬆結。

神父說：「假如你們還記得，有人曾經對我們說，美國人是攻擊牧師的，是殺戮婦女的，都是新教徒。但是現在剛巧有一位義大利血統的美國人參加彌撒。他對聖安格羅室的尊敬，正與你們相同。他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人。他忙到這田地，他奔跑一程來赴會，但仍不免遲到。他到這裏來，我們都很高興。」神父說得動了感情。「我們很高興，因為他是我們的一份子。因為這人，使我相信凡美國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兒女，你們也必須有同樣的信念。」

少校注意到金髮下面頸項的皮膚，乾淨則乾淨了，但是色澤黝黑，他便懷疑那些金髮是不是自然的。在彌撒中，他不時想到這個問題。

彌撒畢，他趕急離開教堂，以避開他知道和人羣混雜一處所引起的不便。他

祇及時告訴趙施比午間有點事情要他翻譯，并乘機瞧瞧金髮女人的面孔。

兩天後的下午，辦公廳裏祇剩下少校和趙施比兩人。少校說：「趙施比，義大利這地帶會出產自然的金髮女人嗎？」

趙施比扮個鬼臉，好像別有會心的說：「呀，官長，你總算生得一雙明眼呢。」

少校冷冷地：「趙施比，這一地帶會有自然的金髮女人嗎？」

趙施比說：「官長，我想，上星期日你在教堂裏看見坐在我旁邊的一個金髮女人，是不是？」

少校厲聲說：「翻譯員，回答我的問題吧。」

趙施比說：「是的，官長，義大利北部出產自然的金髮，這邊則沒有那麼自  
然的。」

「我不以為然。」

少校恢復辦他的事。趙施比馬虎地工作一回，然後說：「官長。」

少校回答這句話時，還有一些氣：「趙施比，什麼事？」

「假如官長有點寂寞，我趙施比可以安排一個好日子，也許我的朋友是一個金髮女人。」

少校說：「誰說我寂寞？」

趙施比說：「官長，我到過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城，我可以說遠離家鄉是怎樣滋味的。遊子都成寂寞的。」

少校說：「趙施比，我沒有寂寞的時間。我現在忙得很。」

「是的，官長。」

少校工作過了一個時候，說：「趙施比。」

「是的，官長。」

「上星期日坐在你身旁的金髮女人是誰？」

這回，趙施比小心翼翼裝作鄭重的模樣，確實地答覆市長的問話：「她名叫丁娜。是漁戶湯馬辛諾的女兒。」

「一個漁戶？他是善良的漁人嗎？」

「官長，是最好的。」

「其他的漁戶也尊敬他嗎？」

「真的，他是最好的一個漁戶。」

「趙施比，好的，我想去看他。」

趙施比這時抵不住雲霧眼，說：「官長，是的，我替你去找他。」

少校說：「趙施比，下星期一二帶他來見我。我想恢復漁人出海捕魚。這會補助糧食的不足。下星期一二，我相信屆時便可獲得海軍方面的允許。」

在入城第九天的早上，馬文將軍乘車前往域辛那馬爾省，路經阿丹諾城。他的車快沿途屢屢被迫開慢車跟隨義大利鄉間兩輪車的後面緩緩而行，等候對方駛來的車輛經過，然後越兩輪車而過。

當他們越過每輛兩輪車，馬文將軍忿忿然揚起他的獵鞭，指示兩輪車必須駛出路外，惟是路外沒有餘地，祇有壕溝（沿路每隔若干距離，壕溝又改成坦克車陷阱），兩輪車勢不能在路外行駛。將軍火上心頭，越來越猛。

現在岔子終竟弄出來了，將軍坐駕的裝甲車駛到阿丹諾城外的紅河，有一輛車在路中心曲折而行，便迫得慢下來。

將軍從車裏站起身，提高他的低沉的嗓子大叫道：「狗車子，駛到路邊去！」不幸的，駕車的葛丹諾，早上以十四倍公價，售了三打雞蛋給美國兵，便馬上把賺得的錢沽酒去，現正酩酊大醉，歡樂地熟睡在他的車裏。這個時候，他做夢吃着一條九尺長大魚的鮮肉。他自然不會注意馬文將軍的叫聲，不管那是如何

了不起的叫聲，因為他已聽不見了。

馬文將軍呼喝他的車伕：「響你的號角，把這畜生吹到路外去。」

車伕違背他自己的意志，伸手按號角的電紐，他的姿勢不慌不忙，因為他知道不管他們跑得怎樣快，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他便要坐下來等。

號角雖然緊急地叫響，葛丹諾心有所寄，毫不為動。車子屹立路心，拉車的驢子是一頭謹慎的動物，對左邊的壕溝和右邊的壕溝都同樣關心，驢子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葛丹諾常常對他的朋友自鳴得意。「你們那些偏向一邊的驢子，就是送給我也不要。」或說：「請給我一頭具有中庸性的驢子。」

葛丹諾美滿地睡着。他正吃到肋骨下最好吃的一塊肉。肉的甘味正在他夢中之口裏溶化。然而忽聞遠處一陣雷響，教他想到也許先把魚蓋好，等到雨過之後才吃盡那些鮮肉。

馬文將軍大叫道：「這些該死的義大利人，難道想用一隊木車子阻攔一隊坦

克車？」

將軍的總參謀密德列頓上校和他的副官裴特中尉曉得暴風雨就快到了。裴特中尉回看後面，看不見任何坦克車隊。除馬文將軍的裝甲車外，他看見被阻在一起的，祇有一輛水陸兩棲的吉普車，那輛車似乎沒有趕急的模樣。

暴風雨來了。馬文將軍大叫道：「把那狗車推出路外。」

密特列頓上校，裴特中尉和車伕三人，心裏都覺得難過，然而他們除了服從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車兒停住，三人躍下車來。他們也攔住水陸兩棲的吉普車，請求車上三個軍曹作「莫名其妙」的幫忙。

六人耳邊響着馬文將軍低沉的怒聲，跑上前去。他們用不着飛奔去趕上車子，那是那頭驢子的一種好處，爲葛丹諾所稱賞的。驢子緩緩地走着，正常而大方。

葛丹諾在睡夢中發生一陣騷動，夢中的雷響是他從來未聞過的最美麗而延續



的雷聲。

六個人把車子包圍起來。密德列頓上校跑上去叫醒葛丹諾，但將軍的怒吼越來越響。他高聲喝道：「你幹嗎？我叫你把這該死的東西推出路外。」

「我們想叫醒這傢伙，讓他先跑下來，」上校提起嗓子回答道，但是嗓子却喊得不響亮，因為他曉得這個回答結果會怎樣。

「對他太好了。把他也一同推下去。把整個狗東西都推下去。」

六個人都不敢再說什麼話，祇有裘特中尉低聲說了一句：「這個老頭子最近也許沒有睡得夠。」

上校跑到驢子前面，把牠拉到路邊去，他指揮其他五人站在車子的左邊，聽他發施號令，便齊手推翻它。

馬文將軍怒吼道：「幹吧，推翻它。這麼一隊柔弱的人。推翻它吧。」上校發出號令，五人便動起手來。

葛丹諾在夢中，夢見他自己騎上九尺的大魚，騰雲駕霧而去。此情此景，得意極了。

車子輾軋有聲。右輪壓碎車軸。它帶起它的全部重量緩緩地滾落壕溝，車輛翻倒了驢子，驢子向來害怕右邊的壕溝，現在發覺自己正跌落所害怕的地方，便哀哀地慘叫起來。

葛丹諾碰倒地面，碰得很重。他醒過來，可是既昏既醉，又驚又笨，他手足無措，嚎叫着，語無倫次。

將軍的臉又湧一陣新的怒容。他喊道：「密德列頓，槍斃那頭該死的驢子。」

上校的血液凝結了。他回喊說：「先生，你以為這是智者所為嗎？」

將軍大喊道：「該死的密德列頓，你也想阻止進攻嗎？我說的，你便做去吧」

上校開言，拔出他的手槍，對準噓叫着殭子的頭部，連放了三彈。

槍響過，葛丹諾還未恢復他正常的語態。他站在壕溝，對槍聲不勝驚奇。

馬文將軍叫道：「我們走吧，該死的，我們不能把整天時間花在這裏。」

六人返回裝甲車和水陸雙棲的吉普車。他們開車時，將軍說：「這些人應該給他一個教訓。駛到這個狗城的市長那裏，這城叫做什麼名字？」

他繼續前進，剩下葛丹諾躺在殭子身邊，雙手抱住那頭祇有中庸性而沒有緊急性的動物的頸項，啜啜地飲泣。

馬文將軍的裝甲車駛到市政廳的門前。裘特中尉跑過廣闊的行人道，踏上大理石的樓梯，一口氣奔進少校的辦公廳。他打斷少校和旁人的談話說：

「馬文將軍在樓下要見你，他有點瘋急，請你趕快一點。」

裘特中尉轉身跑下樓梯。少校心不在焉地把桌上公文歸入檔案裏。然後站起來，跑出他的辦公廳。他已跑下半部樓梯，發覺自己沒有穿好制服。他曾聽過馬

文將軍是個講究衣裝整齊的人，他祇穿起淡紅色長袂，褐色的襯衫，便忽然慌忙起來，轉身跑上樓，打算如何穿回正式的制服。

密德列頓上校跑到梯脚，叫道：「喂，你叫將軍等候着是什麼意思？」

少校說：「是的，先生，我立刻下來。」

少校無法可施，便跑下樓去。

少校跑到裝甲車旁，將軍正襟危坐，把左手移到面前，注視他的手錶。

少校行禮致敬，馬文將軍高聲道：「一分二十秒。你使我等候了一分二十秒

。好傢伙，你以為我會有整天時間來候你？你到底是誰？」

「喬波羅少校，先生，阿丹諾城的最高行政官。先生。」

馬文將軍對兩輪車餘怒未息，不暇注意到少校的制服。

「少校，義大利的兩輪車妨礙我們的進攻。把它們趕到城外。你不得再讓它

們駛過那道橋進城。這個城到底叫什麼名字？」

「阿丹諾，先生，阿諾丹城。」

「阿丹諾。不准該死的車子入城，你聽到我的話嗎？」

「是的，先生，我即將照辦。」

將軍大叫道：「即將？我以為還不夠快。」

「先生，我馬上照辦，并通知憲兵總部。」

「這還是不夠快。呸，我要行動。不准再走車子。這城名叫阿丹諾，記着，密德列頓，阿丹諾。完全不准再走車子，少校，你明白嗎？我們走吧，我們離開這塊地方，你以為我會有整天的空閒嗎？」

少校還未舉行敬禮，裝甲車已怒吼而去。

少校返回他的辦公廳時，他已想到不准車子進城能會引起什麼後果。他明瞭它們對當地生活是如何的重要。

他抱住一個沉重的心接上他的電話，找到阿丹諾城憲兵隊長布維斯上尉，告

訴他說：奉馬文將軍之命，不准車子進城，車子必須在橋東和硫磺提煉廠之西停住。

然後，他叫門房薛圖召集城中全體官員到他的辦公廳來。

他們來了，少校站在桌前宣佈說：「我會答應把美軍當局決定在城裏執行的每一件大事告訴你們。我不想這個城變成一個神祕之城。民主政治主旨之一，就是讓每個人盡量知道現在正幹着什麼事。」

「美軍當局現已決定，由於軍事的需要，驢車不能再進城裏來。」

少校看見他的聽衆聞言之後，不約而同的咽下一口氣。他說：「我宣佈這個決定，心裏也感不快。因為這是軍事上的需要。對不起。沒辦法。」

#### (四)

隔天的早上，薛圖便跑進辦公廳來，說：「少校先生，門外有三個人要來見

你，談談車子的事情。」

「啊，請他們進來。」

這是三個貧寒而受人尊重的義大利人。他們來見少校，也是一種民主表現：他們是挑選出來的驢車代表，前來申訴這件事的。

他們都穿起破舊但潔淨的衣服，人手一頂布帽子。薛圖送上三張椅，他們圍成半圓形，坐在少校的對面。

少校指着他們中間一人說：「他叫什麼名字？」

這人年紀約六十歲。頭髮全白，額上摺起重重的縐紋，但他的皮膚却有壯年的光彩。他聞言一躍而起，粗大的手扭着他的布帽，高聲道：「阿福倫蒂，少校先生。」然後，他向少校行一個法西斯敬禮。

少校說：「請你在這裏低聲說話。我不是耳聾的。」

老人試降低他的聲調說：「我想提出車子駛進阿丹諾城的問題。少校先生，

我想告訴你：這些車子是我們所不可少的。我可談談我的車子的事情。它有兩個木輪，少校先生——」

「我看過這些車子。不必描述它了。」

老人再向少校行一個敬禮，「但是，少校先生，你可曾聽聞木輪的音樂嗎？我的車子的木輪對我唱歌。少校先生，它們唱的不是法西斯黨歌或其他進行曲之類。你也許以為這些歌就是車輪的軋軋聲，但我却聽到車輪要唱的是什麼話。去年夏天有一天，我駕車前往基阿亞山，車輪在途上唱了一支歌，那支歌也是一個預言，那時沒有我的朋友會相信這支歌，他們會相信嗎？我的朋友。」他望着其他兩個人。

他們兩個都點頭，但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因為他們正在構思要說的話。

阿福倫蒂的聲調，越來越響，好像他是在戶外的。「少校先生，你喜歡聽聽這支歌嗎？」



少校說：「我不，請言歸正傳吧。」

阿福倫蒂退後一步。他解開他的衣扣，執起他的布帽，開始唱歌。他唱的不成調子，但聲音有高低，十分嘹亮。他唱道：

「美國人要來了，

阿福倫蒂先生，

美國人很公正，

尤其是對車子。」

少校說：「不要和我開玩笑了，老頭子。今天我們沒有空閒說幽默話。假如你提起合理的要求，我願幫你們的忙。請言歸正傳吧。」

阿福倫蒂高聲道：「音樂唱過，不再有音樂了。」

少校指着另一個說：「你呢，你叫什麼名字？」

這是一個似乎有點躊躇的人。他畏怯地站起來，並不像其他的扭着他的布帽

，露出任何興奮的樣子。他想了許久然後說得出自己的名字，聲調是低沉的：「歐爾巴，少校先生。」

「你要說什麼話？」

「那是關於水車的事情，少校先生。」

「是的嗎？」

「你不許我的水車過橋。倘若城裏沒有我的水車和其他的水車，城裏便沒有食水。阿丹諾便鬧水荒。自從昨天上午十一時起，城裏的人已沒有水喝。懶漢佛達的妻卡美林娜和她的女兒快要渴死了。那全是因為那座橋……車子……和——」

市長說：「請另一位說話。」

第三個人開言躍起來。他長得很胖，也穿得比較漂亮。他的頭髮用車油梳得光滑，他的黑色外衣也是四人中的最新式的。他說：「巴斯爾，少校先生。」

巴斯爾談吐莊重而緩和。他說：「關於車子的事，最嚴重的，要算糧食，少

校先生，你可見得到的」——他把他的手捫過他的肚皮——「我是有資格去談糧食的人。車子的事損害不了我。我像一個有銀行存款的人，在困難日子也可有接濟。但阿丹諾城裏還有其他沒有那麼幸運的人。」

少校說：「快些說下去。」

巴斯爾說：「我是來談談糧食與車子的。你看見過我的車子嗎，少校先生？」

「我也許見過。我已看過很多車子。」

巴斯爾說：「我想你也記得我的車子的模樣。你可看見各車兩旁的木板都繪上畫圖？聖徒的畫，阿丹諾的史畫，或域辛那馬爾省的故事畫——」

少校說：「我告訴你不必描述這些車子了。我已見過很多。它們夠把我悶死了。」

巴斯爾說：「但是少校先生，你沒有看過我的車子。我的車子繪上四幅圖畫

它們都是取材於聖經有關飲水的故事。那是餅和魚的奇蹟，最後的晚餐，寡婦取食不盡的瓶子，和加拿婚宴上化水為酒的奇蹟。這些書裏的人，都是胖子。我以為這不會是褻瀆神物。在我的車子上，甚至耶穌也是胖的。這個道理很簡單，我關照過那個畫家故意把人物畫得胖胖的，好像我和我的伊利薩伯一樣，因為我的車子是一輛運糧的車子，帶給人們肥胖和快樂，雖然他們的生活，有的却相當艱苦。」

少校說：「這是白費時間的談話。」但巴斯爾見到，而其他兩人也見到，少校已幾乎為這些白費時間的談話所說服。

巴斯爾乃乘機迫緊一句：「少校先生，當阿丹諾城的人民都在挨餓的時候，就是在鄉下，我怎能再駕我的車子？我怎能按我的肥馬（牠的名字叫艾森豪威爾將軍以紀念我的解放者）於車轎之間，置我的肥軀於座上，攜我的肥胖聖徒的畫圖，車行各處？我雖不能驅車入城，但觸景生情，亦覺羞慚難過。」

至此，巴斯爾說得更爲詭譎：「你雖然化一星期的時間去讀各種通告，也讀不到美軍是爲餓斃人民而來阿丹諾城的話。通告裏也沒有一句說到歐倫特的死贖的事情。那麼，爲什麼我們却有關於車子的麻煩呢？」

少校以英語自語道：「該死的。」

他拿起電話，駁上線，說：「接憲兵總部。」

他等候對方答話時，憤憤地對巴斯爾說：「請坐。」

「喂，憲兵總部嗎？請叫布維斯上尉……」

「查維斯嗎？我是喬波羅。有一件事……」

「不，布維斯，事情現在嚴重起來。這是車子的事情。我已下了決心。馬文將軍一句話便毀了城裏九天來的工作。我知道這件事會受軍法裁判，但我決違背他的命令。怎樣？……」

「我知道，我是九死一生的，但我非這樣做不可。我們不能眼巴巴看這些人

民餓死……

「我應該這樣做，布維斯。城裏的人現已在垂死中。倘若車子不來，城裏便運不進糧食，城裏又靠車子供給飲水：這裏沒有自來水，你是知道的。人民早上已不能趕到田野工作。拿去這城裏的車子，恰像拿去美國鄉村的汽車一樣。你立刻就動彈不得。人民性命朝夕不保。我不是來這裏殺人的。」

布維斯上尉顯然在電話中和少校發生爭論。

最後少校說：「布維斯，我以我的職權命令你，立刻開放讓車子進城。違反馬文將軍的命令，由我絕對完全負責……」

「喂，朋友，假如我們不趁機會在這裏做點事，這裏或將法西斯化到底。好的，讓我來負責，與你無關。」

三個人坐着靜聽少校打電話，却不懂他說什麼。從他們的臉上看，他們好像以為少校正想辦法懲罰他們。他們早已養成恐懼的習慣，他們以當這個當權的人

自然也恰像他們過去曉得的當權的人一樣。

少校掛起電話，轉對這三個人說：「你們可駕車子進城了。」

他們猶豫半響，不知所措。移時，他們站起來，開始大叫和搖幌他們的布帽

他們大叫道：「我們感謝你，我們感謝你，我們吻你的手。」

肥胖的巴斯爾叫道：「啊，少校先生，這裏從來沒有像這樣的事：窮人可以跑進市政廳，而他們的要求亦得允許。」

大聲大氣的阿福倫蒂且嚷道：「尤其是，尤其是沒有一等就要等兩三星期。」

### (五)

憲兵總部設於以前法西斯黨黨部，是祇有一層樓面的建築物，喬波羅少校早

上來電話談車子的事情時，憲兵的總辦公室裏共有三個人。除布維斯上尉外，還有德拉班巴軍曹，他算是布維斯的秘書，替他寫公文的。索爾茲上士，他是當值的憲兵。

布維斯上尉放下電話說：「喬波羅這個傻瓜，我想他非碰釘子不可。這且不算，他還想拖我們下水。」

德拉班尼上尉說：「先生，他幹嗎？」

布維斯說：「那是車子的事情，喬波羅竟敢對馬文將軍說，是他叫它們再進城來。」

德拉班尼軍曹：「說回來，那個命令并不很對，少校也許是對的，我想。」

布維斯舉掌托起他的面頰，露出一個訝異的樣子，道：「是對的？喂，說什麼道理，馬文將軍會槍斃他，也槍斃我們。倘若每個人都隨意所欲每天反抗命令，你想，這個人的軍隊會變做什麼樣子？我們受軍中訓練雖沒有多少時候，但總



不好反抗命令，尤其是將軍的命令呀。」布維斯服役祇有八個月的時間，他是十足軍人氣派的。

德拉班尼曉得當他的上司談到紀律時，他應該怎樣回答：「是的，先生。」布維斯說：「唔，我已奉到命令。我要去撤消橋畔和硫磺廠兩邊的守衛。但我并不想跟喬波羅找麻煩。我們應該執行他的命令讓車子進城來，但倘馬文將軍回來經過這城，則我們非遭絞死不可。爲了保障我們自己，我們要寫一個報告，依事實直說，馬文將軍命令我們禁止車子入城，喬波羅少校反抗他的命令。德拉班尼，你把報告寫成，送到師部的G——組去。」

「是的，先生。」布維斯離座而去。

德拉班尼軍曹對索爾茲上士說：「這是一個該死的報告，馬文將軍有可能永遠不回來，即使他回來，他大概也不會注意到車子的事。但你把事情寫在紙上，少校勢將倒霉。他對車子的事情，做得不錯哩。」

索爾茲上士道：「不要麻煩我，今早我爲了自己的事，已夠傷腦筋了。」

德拉班尼軍曹從一本法西斯拍紙簿撕下一張紫色的紙，放進打字機裏，寫道：

「阿丹諾城憲兵總部布維斯上尉致第四十九師部

G—I 組諾里斯中校

事項：阿丹諾城的驢車。

(一) 七月十九日奉第四十九師馬文將軍之命禁止全部驢車入阿丹諾城。

羅索河橋上和嘉哥巴杜硫磺廠前，都派崗防守。命令經已照行。

(二) 七月二十日奉阿丹諾城行政官喬波羅少校之命，撤去全部崗位，事

因車子爲城裏所必需，倘沒有車子，城裏便不成樣子。」

德拉班尼軍曹把他所寫成的報告重念一回。

然後，他說：「索爾茲，請聽下去，你以爲這會找少校的麻煩嗎？」他高聲

把報告念出來。「我以爲那說城裏需要車子那段，也許對少校是有利的。」

索爾茲說：「這少校跟你有什麼關係？」

德拉班尼軍曹說：「哦，沒有，我祇不願見一個人做了好事反而倒霉吧了。」

索爾茲說：「唔，那麼，爲什麼你不讓這份報告消失在布維斯上尉的公文堆裏？」

德拉班尼軍曹注視着索爾茲上士一回。然後站起來跑過布維斯上尉的辦公桌前，把那紫色紙塊夾入一堆零亂的公文裏，布維斯祇有把公文加在上面，才掀動這堆紙張的。

德拉班尼說：「好辦法啊！」

下星期的第一天，趙施比見到喬波羅少校時，態度有點不自然起來。他說：

「官長，對不起。」

少校說：「什麼事？」

「官長，你說想找金髮女人丁娜出去跑跑。對不起，官長。」

「趙施比，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回事，怎麼你想得出來？」

「官長，前幾天你告訴我，你想找丁娜的爸爸。」

「是的，我的確想找他。」

「對不起，官長。」

「那麼，那爲什麼要扯到金髮女人的話來？」

趙施比扮個鬼臉。當趙施比扮着鬼臉時，他的疤痕皺摺起來，使他的面孔看得更爲衰弱。「官長，不要戲弄趙施比吧。」

喬波羅少校正色道：「趙施比，不要戲弄你的官長。我想找丁娜的父親，因爲你說他是漁戶中最得人敬重的一個。我想叫漁人恢復出海捕魚，那麼，阿丹諾除了麵餅，番茄和茄子外，還有其他東西好吃。那就是找他的全部理由。你可以替我約他來嗎？」

「那就是我所謂對不起的，官長。」

「你的話裏有什麼意思？」

「官長，丁娜的老爸不想來看你。老傢伙湯馬辛諾說他一輩子也沒有進過市錢廳。他憎恨那些法西斯騙子。他不曉得你是不同的。他就不想來了。」

少校看看他桌上放着的約會登記簿說：「那倒好辦，趙施比。我們就去看他好了。趙施比，我們準備今天下午三點鐘去看他。」

這麼一來，阿丹諾又發生一件破例的事。城裏任何人的記憶裏，也沒有一個官長爲了公務下訪一個平民的事。不問市民是自願進市錢廳或被捉進來，都是違反他自己的意志的。

三點鐘之前，趙施比把少校那件不嫌遷就的趣事告訴幾個人。因此，當他們要往港口去找湯馬辛諾老漁人的時間到臨，市政廳外早已聚集一大羣人，少校和趙施比向前跑，他們便跟隨在後面。

少校問趙施比：「這些人要到什麼地方去？」

趙施比說：「不過是一隊好管開事的人。」

少校轉頭過來，用義語說：「你們這些人，回家去吧。這個時候難道你們沒有要幹的事情嗎？」

可是這一羣人還是跟隨趙施比和少校跑。

趙施比領帶少校，也像在領帶一羣人，下港口，經石碼頭，過硫磺起運站，過船塢，便來到漁船上碇的地方。

喬波羅少校來到湯馬辛諾的船邊。他認得這條船不祇因為當時有一個面有慍色的老人坐在後甲板上，也因為船頭題着兩個光彩奪目的字：丁娜。

少校縱身一躍，跳上船頭。

慍怒的老人說：「對了，管權的人，捉我吧。」

少校說：「湯馬辛諾，我不是來捉你的。」

慍怒的老人說：「爲什麼你帶手槍來？槍斃我吧，動手吧，槍斃我好了。」

少校說：「湯馬辛諾，我是時常帶手槍的。」

惱怒的老人又說：「因為我拒絕去見美國少校，你便來捉我的。」

少校說：「那是錯了。」

「那麼，為什麼你帶這個通報的趙施比來？是他叫我去見美國少校，被我拒絕的。」

「湯馬辛諾，我就是美國少校。」

湯馬辛諾看也不看對方一眼。「倘若你不是要來捉我，為什麼你領帶這一羣人來？」

「我沒有帶他們來，他們是自己跟來的。我不要他們，正像你不要他們一樣。我祇想和你談談捕魚的事情。我想叫你和其他的人恢復出海捕魚。」

惱怒的湯馬辛諾說：「什麼道理？這樣，我們又可以替當權的人送錢了？」

「不是，湯馬辛諾，這樣，你們可以替阿丹諾人民的餓肚皮送糧了。」

湯馬辛諾苦笑道：「呀，一個慈悲的當權之人。」

「湯辛諾，你不明白。美國人是跟法西斯黨徒不同的。」

湯馬辛諾說：「呀，這話我已不知聽過多少回。加柏拉市長說他和馬都格里與市長有所不同，繼他之後來的納斯泰市長又說，他和加柏拉市長有所不同。所謂不同者，祇是賄賂金，保護費和稅錢一次比一次的增高。美國人，你要多少保護費？」

「湯馬辛諾，你想錯了。」

愠怒的湯馬辛諾說：「呀，美國人，我年紀已老了，我見過不少當權之人來去。我不相信你和其他的真是有所不同。」

說到這裏，喬波羅少校生氣了，他說：「老漁人，你還須再懂些事。阿丹諾人民都挨餓了。他們必須找魚吃。你的老腦袋想到這事沒有？」

趙施比向人羣跑過去，說：「奇怪的，少校先生道：『阿丹諾人民肚餓了，



他們必須找魚吃。」

站在前排的人複說這句話，然後破嗓子喊道：「少校萬歲！少校萬歲！」

後排的人叫道：「他說了什麼話？」

前排的人叫道：「他認為我們挨餓應該找魚吃。」

然後全體人羣喊道：「少校萬歲！」

少校說：「湯馬辛諾，我們大約要六條船。你能幫忙安排嗎？」

「向誰付賄金？要付多少？」

「湯馬辛諾，你不必付任何賄金給美國人。」

「不要保護費，不收賄金，我不信這話，我們捕獲的魚又須付稅多少？」

「湯馬辛諾，你們捕獲的魚不另收任何稅金。你祇須付普通稅。但你的純利則以百分之十五為限，餘下來的，你必須用作漁人的薪金和維持船隻的費用。」

「美國人，不要保護費，不收賄金，也沒有特別稅，你跟我開玩笑笑了。」

「漁人，爲什麼我跟你開玩笑呢？治理這城是我的職責。我認爲養活這城裏的人也是我的職責。他們吃的不夠，我想找魚給他們吃。我叫你出海捕魚。上帝知道，爲什麼我要跟你開玩笑？」

湯馬辛諾站起來。他說：「美國人，我開始覺得你和其他有別。」

湯馬辛諾沉思了半晌，又說：「那是太便宜了，其中必有詭計。」

「是的，漁人，就事論事，這是詭計。那就是我們必先取得管理這港口的海軍方面的允許，你和其他的人才能出海捕魚。」

「這個年青的當權之人是誰？讓我拿起大魚釣去敲破他的腦袋。」湯馬辛諾漲紅了臉說，露出好像真要動手的神態。

「我們去跟他談判吧。」

少校和湯馬辛諾便往海港管理局見李文斯頓海軍中尉。

中尉說：「少校，有什麼公事？」

喬波羅少校說：「我想獲得海軍方面的同意，派六條漁船出海替阿丹諾的人捕魚。」

李文斯頓中尉說：「辦不到。」

少校說：「有什麼辦不到呢？」

中尉說：「我們必須獲得駐義大利海軍司令的准許，而他又須獲得駐北非海軍司令的准許，經過海軍司令，很不容易辦。」

少校說：「你為什麼必須報告海軍司令？他們沒有給你任何權限嗎？」

中尉十分忍耐的說：「你有所不知，這是一個海軍的問題。」

「中尉，我們都是在一起打仗。你可有什麼了不得的問題？」

「你那曉得這些人不是義大利海軍？你那曉得他不曾給德國海軍所收買？你那曉得他要的祇是魚？」

少校忍不住笑起來。他說：「湯馬辛諾？你會跟湯馬辛諾談話沒有？」湯馬

辛諾行一個敬禮。

中尉說：「你會說英語嗎？」

喬波羅少校的話已說入題了。他說：「上尉，這城已發生飢荒。魚肉正少不得。人民沒有別的東西佐膳，快要餓死了。你可准這些人出海捕魚嗎？」

中尉見少校一腔熱情，頗為訝異。他取守勢的說：「他們也許碰着水雷，炸得粉碎。」

「我管不了許多。這是戰時。有些人死了，其他的人因此過活。你可准許這些人出海捕魚嗎。」

中尉猶疑不決道：「我不以為我該准許他們。」

少校說：「中尉，除非你准許這些人出海，否則城裏有一個人餓死了。我便專寫一信給你的上司，我在每一封信裏，都說這是你的不是。」

中尉說：「也許我可以想想辦法。」

少校說：「你說得對了。請預備六份圖表，正確地指出這些漁船可以駛到什麼地方而不致碰着我們的水雷，後天交給我。它們不必指出什麼地方有水雷，祇須指明那裏是漁船可以行駛的海面。我特別吩咐這些人不要越出那水界外。後天預備好給我。」

李文斯頓中尉已失去自持的力量，說：「是的，先生。」

中尉還未恢復他的智力，少校已借湯馬辛諾跑了。

在管理處的門外，湯馬辛諾說：「他說了什麼話？」

少校說：「很多不中聽的話，但是有一件事：湯馬辛諾，假如你真的出海，你也許會受損傷。你的漁船會碰着美國的水雷。」

湯馬辛諾說：「我怕什麼？我祇出海捕魚。少校先生，謝謝你。」

「不，不，湯馬辛諾，我該感謝你照顧那些漁人，我吻你的手。」市長的話是意有所指的。

湯馬辛諾望着這個當權的人，說：「你是不同別人的。」

老漁人轉身向丁娜號漁船下碇的石堤跑去，邊跑邊喊，好像對他的漁船說：

「我們出海捕魚了！我們出海捕魚了！我們出海捕魚了！」

(六)

一天早上，漁人湯馬辛諾往市政廳訪喬波羅少校。當他進入宮裏，甚至向少校的辦公廳跑去時，他好像一個美國的觀光者，他扭轉他的頸項，他的眼睛張望四處，露出不勝訝異的神態。

少校看他來，甚為高興，說「早安，湯馬辛諾。」

可是湯馬辛諾的臉色，由訝異轉至愠怒，他說：「我不想做的。」

「做什麼，湯馬辛諾？」

「來到這個權威的地方，這個市政廳。我一輩子都沒有進來過。我的妻却硬

要我來。」

「爲什麼？她想什麼呢？」

「她說：你既紆尊降貴來我的漁船找我，我也該委屈一下來市政廳回拜你。她要你們今晚到舍下吃糖果，那是我的女兒丁娜自製的。」

少校說：「請回覆你的太太，雖然她的先生不甚願意傳遞她的消息，少校却很高興接受哩。今晚九點鐘如何，湯馬辛諾？」

湯馬辛諾淡然說：「八點，九點，十點——有什麼差別？」

「九點鐘我就來。地點在那裏？」

「舍下簡陋得很。域多利街九號就是。」

正正九點鐘，少校便敲響域多利街九號的大門。湯馬辛諾應聲開門，但他對客人來，却沒有表示半分快意。

他好像抱怨的道：「請進來。」

少校進門，想和他握手，但黑夜裏却找不着。

湯馬辛諾悻悻的說：「我們要爬上很多級樓梯。」

事實上，祇有一段樓梯，跑完樓梯，轉入一條光亮的走廊。湯馬辛諾引導少校通過走廊來到一個狹窄的客廳。這個客廳證明湯馬辛諾的不講交遊的不確，因為它的傢具幾乎都是椅子——這是在阿丹諾城裏座上客常滿的記號。除椅子外，只有一個巨型的義大利無線電收音機放在一個角落裏，中央則擺起一張圓桌。坐在兩邊椅子的人，都可伸手觸到桌面，可見客廳的狹窄。

少校到達時，廳裏早已坐上兩個客人，他們的出現，頗令少校吃驚。

「噢，少校，趙施比告訴我，這個老漁夫有一雙美麗的女兒。趙施比對我說，他已替我找到一個。趙施比真不壞。」布維斯上尉說。布維斯看去好像喝過幾瓶酒似的。

「官長，晚安，」趙施比說。他顯出十分不自然的神色；他不知道少校可會



來。

布維斯上尉說：「喂，該死的，我不知道這裏是你的老地方。這種好事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喬波羅少校低聲說：「除了其中一個在教堂見過外，我都不認識她們。我來這裏，這回是第一次。」

湯馬辛諾的太太捧起一盤糖果從廳房出來。她的體重至少有二百五十磅。她放下糖果，揚起兩臂，轉對少校大叫道：「我的天！我的天！」她整個肥胖的身軀搖動起來，除了湯馬辛諾，每個人都笑她。

趙施比躍起來爲湯馬辛諾太太介紹少校。她名叫羅莎。

她操着胖婦人的乾啞嗓子道：「少校先生，我很高興在這裏看見你。」

趙施比急急地對肥胖的羅莎說：「小姐們在那裏？」

母親說：「假如你以爲你能夠催促兩個美麗的小姐打扮她們自己更美麗，你

可在睡房裏找着她們。」

喬波羅少校看見趙施比站起來向睡房跑去，不替着慌。他未免猜度她們是那種的女人。

過了一下子，趙施比一手拖住一個女子回來了。他顯然已對她們說明這個情勢，因為丁娜直截跑到喬波羅少校那邊，和他握手，坐在他的側邊。黑皮膚的法國西絲嘉則跑去和布維斯上尉握手，在他的側邊坐下來。

丁娜用義語道：「少校先生，上星期我在教堂裏聽到你在喘氣，你該多作運動啊。」

喬波羅少校說：「我去遲了，我去得太遲了。我做着別的事情，忘記了時間。我迫得跑步到教堂。這太不好看了。」

丁娜道：「你把班蘇維齊與神父急壞了。他開會周章十分，我可看得出來。」

少校說：「你常常到聖安格羅堂嗎？」

她說：「不，趙施比告訴我你要到那裏去。我想看看美國少校是什麼模樣的。平常禮拜天我多數去班尼狄提尼堂。」

喬波羅少校說：「你覺得美國少校怎樣？」

丁娜說：「他喘氣很響，好像班尼狄提尼堂風琴的漏風袋一樣。」

少校破顏而笑。

丁娜說：「請吃一塊糖。這是我做的。」

一個人接受這樣的邀請，是不容易拒絕的，少校便拿了一大塊糖。糖果遍傳廳裏各人，談話停止了一個時候。祇聽到牙齒咬碎乾果聲和熟糖的咀嚼聲。大家吃糖的時候，喬波羅少校禁不住想，爲了吃糖果召開一個晚會倒是如何奇趣的，但那好像祇是晚會的一個名目。

喬波羅少校大胆地說：「很好。」

布維斯以英語說得更忠實一點：「我們來到一塊什麼地方，一間糖膠廠嗎？」

丁娜一躍而起，說：「我們跳舞吧！」。她跑過收音機那邊，收聽莫斯科廣播。她說：「莫斯科時常播送好音樂。」

喬波羅少校幫忙法蘭西絲嘉把中央的圓桌移到收音機的旁邊。布維斯上尉跑往羅莎那邊，伸出雙臂，說「來啦，胖娘，我們跳一舞吧。」

羅莎從他的姿態曉得他的意思，她笑着站起來。上尉和他的肥胖的舞胖傾側着在廳裏起舞，打了幾個轉，羅莎便疲憊地倒在椅上。

然後，布維斯與法蘭西絲嘉，喬波羅和丁娜雙雙起舞。

丁娜說：「少校先生，我們找點新鮮空氣去。」

他說：「很好。」

丁娜說：「我們可以從這裏跑出去。」

她穿過木掩門，溜出一個俯瞰着黑暗的街上的小晒台，市長跟在她後面。

兩人憑着晒台的冷鐵欄，仰望天上的繁星。丁娜說：「你喜歡這裏嗎？」

喬波羅少校說：「我的半生裏從來沒有今晚的愉快。」

丁娜說：「那可奇怪了，你現在遠離家裏呢。」

「事實上，我離家並不遠。佛羅倫薩也算得是我的家鄉。我的父母是從佛羅倫薩附近一個小城前往美國的。」

「你從那裏來？我的意思是指美國方面。」

「布洛茲，丁娜。」

「布洛茲在那裏？」

「紐約。」

「布洛茲是紐約城的一部嗎？」

「有時我想，紐約城却是布洛茲的一部。」

「呀，我想到那邊去。布洛茲好玩嗎？佛羅倫薩的人到布洛茲去好過嗎？從阿丹諾去的人怎麼樣？」

「對我的佛羅倫薩士著的父母而言，我想，那是好過的，真的是好過的。他們在義大利祇是窮苦的農民，你曉得這裏的農民大多數不怎樣好過。在美國那邊，我的父親在一個大學俱樂部裏當茶房。他獲得一份很好的工作，環境也不壞，那裏的椅子都是皮製的，好像市政廳的一樣，四邊牆壁都嵌木板。我的母親有一副洗衣機器，父親有一輛汽車。我以為他們的生活過得不錯。至於我個人，美國却不常是這麼好過的。」

「少校先生，爲什麼不？」

「唔，這說來真不容易。你知道，我是在美國長大的。我時常需求比所已有的更多。我不知道何以如此。這是不容易解釋的。」

「我在城辛那馬爾城的電影院裏看過那些大學，你會進去念書沒有？」

「沒有呢。我十六歲便離開了學校。那時，我把自己的年紀說大兩歲，便可攷取一份駕車執照，找到工作。我當貨車司機，一直到二十歲。有一晚，我的一

個朋友告訴我，他準備投致市政府工作人員的考試。他慫恿我也去應試。我說恐怕學識不夠，但我的朋友以為我不妨去試試。我便報了名，結果在一千一百名中攷得第一百七十七名。他們派我到稅務部當一名書記。

「我的工作做得也不壞，後來因為一個名叫葛拉第亞的當選市長，因為他與前任的不同黨派，便開除了大批職員，我也在內。我便向我的岳母借了一筆錢——」

「你的岳母？你已結婚了？」

「是的，丁娜，我告訴你那時的事。我借了這筆錢，在布洛茲頂得一間雜貨店，做起老板來。僅僅過了兩個年頭，事情變壞了，因為社會的不景氣，我便及早把它賣給別人。我跑回城裏，試找回舊日的工作。他們派給我一份衛生部的事。後來我攷試升當第三級書記，過後又攷得第二級。當我被撤入伍時，每週賺得四十二元的薪金。」

丁娜說：「太太呢，她漂亮嗎？」

喬波羅少校說：「是的，她很漂亮，至少我看來是這樣。她很幫我的忙。她的左頸有一塊疤痕，否則她更美麗。她的母親也是義大利人，所以她的皮膚黝黑色，好像你的。在若干方面，你使我想起她來。」

丁娜仰望着星空聽少校說話。而今，她忽然垂首下望黑暗的街心，說：「我們進去跳舞吧。」她推開木門進入廳裏，少校跟着進來。

布維斯上尉大喝特喝湯馬辛諾的酒，脾性發作，少校勸他回去。趙施比少校便扶他歸去。

少校返回他自己的寓所，解衣上床，心頭便覺得一陣難過。翻來翻去，都睡不着，到了早上三點鐘他便想出了這個道理。趙施比說得不錯。一個人遠離他的家，從紐約的布洛茲跑到義大利的阿丹諾，是該感覺不快意的。



翌晨，布維斯上尉還有幾分酒意，心情很不好。兩條腿擱在辦公桌上的坐着。

德拉班尼軍曹不在辦公廳裏。上尉便對當值的索爾茲上士說道：「那個喬波羅少校，做事不壞，可是太煞風景了。天呀，昨晚我正玩得興高彩烈的時候，他跑過來，擺起一個嚴肅的面孔，叫我回家去。」

索爾茲不善辭令，不久，兩人便沉默下來。布維斯上尉打過呵欠，伸起懶腰，凝望窗外半响，耐不住又打呵欠，便站起身，在房裏踱方步，踱一回，復坐下來，再打呵欠說：「我願有點事來幹。」

他靠着椅，向後壓過去，復把兩條腿擱在桌上。他正要這樣做，便推倒了桌上的文件。

他說：「天呀，我想，我遲早該把桌上的東西清理一下。」

他俯身拾起地面零亂的文件，開始分門別類把它放進卷宗裏，他一面把文件歸

類，一面棄掉了一部分。

就在這個時候，他拾起一塊紫色的紙條，囑道：「天呀，這是什麼？」然後他念紙上的話：「七月十九日，奉第四十九師馬文將軍之命，禁止所有驢車駛進阿丹諾城。羅蘇河橋畔和嘉哥巴杜硫磺廠前已派站崗把守，執行命令。七月二十日，奉喬波羅少校之命，撤去守崗……」

布維斯上尉砰的一聲拍案叫道：「該死的！」

德拉班尼跑進辦公廳來。

布維斯上尉喊道：「喂！過這邊來。」

德拉班尼說：「是的，先生。」

布維斯上尉拿起紫色的紙條問道：「這是什麼？」

德拉班尼接過來看，冷冷地說：「先生，這是關於驢車入城的報告，你叫我寫好的，還記得嗎？」

「我記起來了，你說得不錯，唔，我關照你把它送到什麼地方去？」

「先生，送到師部的G.I.組去。」

「該死的，爲什麼你不送了它去？」

「先生，我把它放在你的桌上，等你批准。」

布維斯上尉牢騷滿口。他自己曉得，他沒有好好的注意桌上的東西。「該死的，現在把它送去吧。我要看着你把它投進送到師部的信袋裏。」

德拉班尼軍曹立刻坐下來寫好地址，把文件放進信封裏，然後投信袋。翌日下午，信差便把信袋取去了。他故意在信封上寫錯了收件人的名字，可是布維斯上尉沒有注意到。

(八)

背了喬波羅少校，布維斯上尉對他頗多閒言。但對着少校，他是講究禮貌而

友好的。

把他們兩人聯系在一起的，除了共同的語言外，現在又增添一件事：他們兩個都同認識兩個女子。在異鄉作客之中，這足夠把一雙死敵言歸於好的。

有一天，他們同吃午餐，便談起女人的事。他們對女人的談話，恰和一般寄居國外的美國人相同。

上尉說：「我們晚上到那裏看她們去，你以為如何？」

少校說：「我們去吧，那是夠有趣的。」說罷，少校自己驚訝，為什麼對上尉的建議響應得那麼快和那麼高興。上尉把這些女人看作商品；猶如義大利的西瓜，葡萄和紅酒，買賣隨意。少校的態度却不同，他要反對這種想法。

儘管如此，上尉邀他去看這些女人，他即馬上答應了。他回想到湯馬辛諾家裏那尷尬的一夜。他想起那膠黏的糖果；想起他對自己的生活和他的太太的言論；想起他深夜失眠的寂寞。他想那全部經過，都是異乎尋常的。

可是，那不算得奇異，那是十分淺白而實際的。那是寄居異國的大多數的英國人，或許也是大多數英國人，德國人，甚至日本人的標準的感想。那是一種標準的寂寞感。喬波羅少校心愛他的太太。他不能離開了她。但在很多個月後，他發覺他自己接近一個同情他的可人兒，他發覺他自己首先被她的美麗所引動；然後，他開始愁上心頭，談到他留在家裏所愛的人；然後，他覺得可怕的寂寞；他便不禁增加他對接近的那個女人的想念，他有點自責，他試不去想她，但沒有辦法。

喬波羅少校的心事并非他個人所獨有。他正在可怕的寂寞中，他所作的，也就是大多數人面對如許寂寞的行爲。至於布維斯上尉，也有留在家裏的愛人，他的行爲和喬波羅少校也恰恰一樣；而唯一不同的地方却是兩個人格上的不同。

因此，那天晚上，兩個不同的人却抱着十分相同的心情，抱進域多利街九號的房子。

丁娜說：「少校先生，我有些要對你說的話，」她伸出她的手，拉起他的，帶他進她的臥室去。

丁娜坐在牀上，少校坐在梳妝臺邊的一把椅子上。

丁娜說：「少校先生，我想問你一些事情。」

少校道：「甚麼話？」他不知道應該預料她要講的是什麼事，但他想，不管是什麼，那總是會使他高興的。

「你以為戰事到那天可以結束？我的意思是指這裏義利的戰事。」

少校發覺那不是討他喜歡的話。他說：「那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我們不要談戰事吧。我整天所聽到的，都是戰事，戰事，戰事。」

丁娜說：「但是，我想知道這回事，是有特別理由的。你以為它還可打得多久日子？」

少校作反問的語氣道：「我怎麼曉得？假如我要曉得，我須懂得我們的作戰

計劃，假如我懂得那些計劃，我須懂得軍事祕密，假如我懂得軍事祕密，我也不能告訴你。」

「可是少校先生，你總可瞎猜一下。」

「對的，我猜還有兩個月光景吧。」

「那兩個月過去了，你以為還等多時候，才釋放我們的義大利俘虜呢？」

喬波羅少校聞言，馬上領會言內之意，這是一點也不討好他的。「你有一個被俘虜的情人嗎？」

「我不知道他是被俘，戰死或其他。那才是糟糕的。少校先生，那就是我想和你談談的緣故。我和喬治亞快要結婚了。」

「唔，你要我替你作什麼事？」

「少校先生，你可替我查明他是不是被俘了？」

「你倒要我跑過各處的俘虜營，逢人硬問，他是不是阿丹諾城丁娜小姐的掙

人嗎？」

「你該有些名單吧，不是嗎？」

「那不是我該辦的事情。我祇是阿丹諾城的行政官。」

「少校先生，請你多多幫忙。不知他的下落比曉得他已死去更為難堪啊。」

「每天都有百十人跑進我的辦公廳查問這種事。我對你說，那不是我該辦的事情。戰事打個不停，你知道嗎？我們還要去打仗，我們不能在戰事之中替那些零丁的情人開辦一個問訊處啊。」

「噢，請不要這樣說，市長先生，請不要這樣說。你待我很好。我以為——」

「是不是爲了這，你便客氣地款待我？是不是爲了這，你便叫你的父親去邀請我到家裏來？這麼一來，我可以替你找尋你的情人？」說到這裏，喬波羅少校站起來，繼續說下去：「我很抱歉，你理解不清我是怎樣辦公的。假如你有事情



要我辦，不要把我請到家裏來，給我糖果吃。你要到我的辦公廳來。我會給你和別人一樣的公平待遇。」

(九)

德拉班尼軍曹雖然把贖車違命的報告故意寄給別人，但沒有什麼效用。那個錯誤的收件人打開那信封，讀過報告，便把它送到適當的收件人那邊。

那適當的收件人就是第四十九師的組官長諾里斯中校。錯誤的收件人把報告放在他的桌上。諾里斯中校工作煩忙，沒有時間從頭至尾把報告仔細地讀過一遍，他祇讀過關於馬文將軍下令不准贖車開入阿丹諾城的前半部。

然後，他用鉛筆在報告的左上角批道：「依普遍存稿辦法歸入師部的卷宗裏。另特製一份，寫明「供馬文將軍參閱之用」送交密特爾頓上校。」寫畢，便把報告擲入送件筐裏。

幾小時後，一個書記來清理諾里斯中校的收件筐，并把報告製成三份存入第四十九師師部的卷宗裏，它們歸卷後，將永遠埋沒下去。一份歸憲兵方面，一份歸私人方面，一份歸佔領區情報方面。此外，書記又將製一份送給密特爾頓上校和馬文將軍。他作工講效率，不想延誤公事，打字時又十分精細，甚至報告所說的話，也沒有分神去注意。

書記把四份報告和紫色的原文放回諾里斯中校的收件筐裏。

事有湊巧，諾里斯中校手下有一名副官，名叫伯特中尉，他是一個好奇心重的人。他時常在中校的牌後閱讀，擾亂了中校的清思。他時常在作戰命令剛剛寫成還未及送交團部指揮官之前，便想察知它的內容。

伯特中尉的好奇心唯一的好處，就是他時常比諾里斯中校或他的書記更細心去讀諾里斯中校的文件。

書記把四份報告和紫色的原文放回中校收件筐的盪晨，伯特中尉清早起來，

精神爽快，穿好衣服，刮淨鬍子，未及吃過早餐，便跑過諾里斯中校的桌前，翻閱他的收件筐。

當他翻見四份報告和紫色的原文時，他抽出了卷宗裏的報告，從頭至尾讀了一回，把卷宗放回收件筐裏，然後把四份報告和紫色的原文夾進他自己桌上的公文包裏。

午後，當上校到外邊開會去了，伯特中尉拿出四份報告和紫色的原文，叫書記到他那裏來。

中尉問道：「你看過這些文件嗎？」

書記心裏以為他打錯了字，有點着慌，祇說：「是的，先生。」

中尉道：「唔，少校做得不錯的。」

書記不知道原文說過什麼話，沒頭沒腦的說：「他是的嗎？」

中尉道：「他真的是。那是易看得到的。但倘若馬文將軍看到參閱的一份，

少校便可糟糕了。」

書記因利乘便的說：「是的，先生。」

伯特中尉道：「你把這些收入卷宗裏，我會關照那參閱的一份。」

書記接去那些報告，說：「是的，先生。」

中尉道：「馬文那個傢伙，有一回因為我不會做一些事，便把我申斥一頓。我厭死他。我不認識這個少校，倘若他祇因這件事便觸霉頭，我倒很替他不值。」

書記說：「是的，先生。」祇見他苦着臉續說：「你不是教我也受累吧，先生？」

中尉道：「不，不必過慮啊。」

可是，書記却爲這事而擔憂了幾天，最後，他鼓起勇氣去問中尉說：「先生，你對我製給馬文將軍參閱的那份報告，到底怎樣處置呢？你沒有丟了它吧，有

嗎？里斯上校會問我這件事的。」

伯特中尉道：「我巴不得把它丟了。可是我沒那個胆量。我把它放進送往阿爾及爾的郵袋裏。你知道在這條郵線上，我們已失去了多少東西。我也想許——

書記如釋重負，臉上浮起微笑，說：「偶然一次也許會有目的的失掉吧？」

### (十)

當漁船第一次出海的時候，喬波羅少校親臨港口去歡送他們，城裏的人也都興奮，心想快有魚吃了。

那天捕獲的魚，豐富極了。漁船全部回來，得魚全數過磅，總計約有三千二百磅之多。而比這更好的，得魚都屬上等貨色。他們習慣上把得魚分為四等，最大的每條索價五個里拉，次等賣四個里拉，再次的賣三個里拉，最小的賣一個里

拉。那天過半數的魚，都是賣得五個里拉的上等貨色。

第二天捕得的魚，比第一天更多——幾達三千五百磅。

第三天所得，仍然超過三千磅。

漁市場空前盛況，喧鬧萬分，購魚的人擠擁不堪，很多敗興而去，那並不是因為魚的缺乏，祇因魚販子應接不暇，趕不上供應他們。

漁人得意忘形。祇是恢復出海的一回事已夠他們高興了，但這還未足，他們又捕得那麼豐富的魚，他們的漁船又那麼順風，他們得到的利錢又那麼大——他們簡直是狂歡了。

第三天的晚上，他們有些人跑去見湯馬辛諾，說：「湯馬辛諾，你以為你該去見少校先生感謝他使我們出海捕魚嗎？」

湯馬辛諾心頭也有說不出的喜悅，但那並不是說他在微笑，或他興高彩烈的答覆對方的問話。「因為我的太太羅莎強迫我，我到過市政廳一次去看他。我不

願再去了。我討厭那塊地方。」

一個名叫斯干索的青年人說：「那麼，你以為我們可改派厄那魯去嗎？我們都有心感謝少校先生。今天我們出海時，便已談過這件事情。」

湯馬辛諾對厄那魯代他去見少校的建議，表示反感。他說：「厄那魯是漁人的首領嗎？」

斯干索說：「不是，但假如你不願去的話……」

湯馬辛諾繃起眉頭說（但他的話却別有一個主意）：「這個港口最好的一條漁船名叫丁娜，是故漁船取其名為名的那個人，該是前往感謝市長的人。」

其他的漁人也想這個主意不錯，但厄那魯說：「當你囑咐你的女兒對少校先生說些什麼話時，我們都想在旁邊聽聽。」他是恐懼這個憂鬱的湯馬辛諾會告訴她去說怨謗的話。

漁人便趕到湯馬辛諾家裏找着了丁娜，湯馬辛諾說：「丁娜，我們有一份差事

派給你。阿丹諸城的漁人要你代表他們去見少校先生……」

丁娜垂下她的頭說：「好的，假如你叫我……」

湯馬辛諾說：「我要你對他說，我們很高興因為能夠出海捕魚……」

翌晨八時，丁娜往見少校先生。當薛圖把她引到喬波羅少校的座前，她倨傲的說：「你說，假如我有事找你，我該到你的辦公廳來。現在我來了。」

喬波羅少校示意薛圖跑出廳外，然後說：「我懊悔我說過這句話。我心不安直至現在。」

丁娜說：「你是的嗎？」她復加強她的柔和調子而粗聲的說：「你該如此。你太不客氣了。」

少校說：「我曉得我一時失言。我真的懊悔。我已經在尋求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丁娜此時已完全恢復溫和的口氣：「你是說我的喬治亞嗎？你找到他沒有？」



他可是被俘了？」

「我而今還不大清楚。但在幾天後，我可告訴你一些關於俘虜的話。」

「你可以？少校先生，說好的話。」

「說好的話，丁娜。」

「哦，少校先生，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吻你的手。」

喬波羅少校正在朦朧的想着她可否一吻了丁娜的手，她已跑到門外了。

她一口氣跑回家裏，當湯馬幸諾問她；她已否說過漁人囑咐她說的話時，她說她已說過了，是的，她已說過了，她伸出手臂抱住她的父親的頸項，吻他的兩邊臉，他也還抱，略略緊貼他，憂鬱的說：「我的小丁娜，我想你是發瘋了。」

(十一)

喬波羅少校接到老嘉哥巴杜送來一封有趣味的信，據稱：

阿丹諾海岸一兩公里外的淺水處，有船桅露出水面，水底正躺著安齊奧號輪船。

安齊奧號的異物主，是墨索里尼之婿齊亞諾，他是可鄙的外相，與希特勒締盟的就是他。

該船載運滑機油前往德里埃斯特，經阿丹諾時，復加運生硫磺壹萬噸。它首途往德里埃斯特之前，停泊在港口附近等候旗號，忽被潛艇放魚雷擊中船尾，該潛艇顯然曾看見它在阿丹諾和域辛那馬爾上貨的。

該船當即白煙瀾漫，船主是一個能幹的水手，立刻開足馬力，作之字形行駛，剛抵淺水之處，便吃上第二顆魚雷，也許擊中了它的推進軸，它便沉沒了。

船中貨物對阿丹諾和隣近其他城市的人民生活，可有很大的價值。

我聽說港內來了一個浮塢，昨天自海底撈起一艘小漁船，那是最近被英國飛機擊沉的。

除去了其他的政治問題，我請求你建議於所載的貨物，那是當地人民日常生活所迫切需要的。倘能實現，我願出售那批硫磺，所得利益，撥歸阿丹諾和全體自由人類之用。

嘉哥巴杜謹啓

那句「所得利益撥歸阿丹諾之用」的話，吸引喬波羅少校的眼睛。他從罰款的收入和其他剩餘的公款，去支付他的助理人員的薪金，已感不敷所需。假如海軍方面願意撈起安齊奧號，他將出售船中貨物，以所得利益擴充公共事業的經費。那倒是值得一試的。

喬波羅少校自從那天迫誘李文斯頓海軍中尉開放漁船出海後，兩人便一直沒有交談的機會。他想起給他打個電話，上次的談話又從腦海浮起來，他便決定這回採取一個新戰略，較為適宜。

李文斯頓中尉道：「我是的阿丹諾港李文斯頓。」

喬波羅少校說：「喂，中尉，我是喬波羅。我要告訴你，很多人來對我說，城裏的人都感謝你。」

中尉帶懷疑的口氣問道：「爲什麼？」

少校說：「爲了他們能夠吃魚。因爲他們有魚吃，這裏的光景比前也大大不同，你可覺得奇怪不。很多人跑進來，叫我代他們感謝海軍方面的人，我猜這個人就是你。今早老巴倫加（現在我把他當作市長）來問我，他可否寫給你一封信感謝的私人信。」

李文斯頓中尉表示濃厚的興趣道：「那是事實嗎？」

喬波羅少校說：「是的，我告訴他，我可代他向你致謝。我個人方面也要感謝你。朋友，我們一連幾個星期，除了「第三號口糧」外，吃不到其他東西，而今忽然有鮮魚吃，正好變變口味。」

李文斯頓慢慢地中了計，他說：「是的，那些「第三號口糧」真是不堪入口

的。」

喬波羅少校說：「現在每天午餐，我都有魚吃。我每吃一口魚，對海軍方面開放漁船出海，不禁要說半句感謝的話，」

李文斯頓已中了計，他道：「不錯，這裏我們的海軍俱樂部，昨晚也有魚吃。這個俱樂部也不壞。你已曉得我在這裏辦了一個小俱樂部嗎？我們借用一間小房子，好給到這裏來的海軍軍官散散心。」中尉至此，降低他的語調親密地說：「我找到幾箱威士忌酒，有空請過來喝一杯。」

喬波羅少校說：「我會來的，我想，我有空時便來喝一杯。」

中尉說：「天明，在這個頹唐的地方，我也想喝酒。」

喬波羅少校不大高興別人如此稱呼他所治下的城，但現在他正要進行一件工作，因此他便說「那真夠叫人苦悶的，是不是呢？」

中尉說：「苦悶嗎？呀，倘有人給這個舊世界一種灌腸湯，他們的橡皮管就

應該插進這塊地方來。」

喬波羅少校摸不着話裏的意思，因此，他便沒有像李文斯頓中尉所期望他的矇笑，可是他說道：「但你們海軍人物當然比別人會享受的。」

中尉謙恭地說：「我們這樣做，並不損害任何人快意的生活吧。」

少校說：「唔，我給你這個電話是特意來感謝你關於捕魚的事。你在這些義大利人民心目中已成為一個衆望所歸的一個人。」

「不算什麼，我很喜歡幫他們一點忙。」

「唔，不管怎樣，我該千感萬謝感謝你。……喂，我剛剛要掛起話筒，忽然想到一件事。前幾天我聽到一個消息，你又可使用你的名義，而獲得更多的朋友，做成一種好買賣了。」

李文斯頓中尉好像一條飢餓的鯨魚，躍吞一顆安排妥當的魚餌，說：「那是什麼一回事？」

「你可看見港口東面的海堤附近露出水面的船桅嗎？唔，我聽說那裏沉沒了一艘輪船，船裏有一批硫磺和其他貨物，都是城裏的必需品，我正想到，當你們的浮塢日內不太忙時，你們可以把它撈起來，城裏獲得那些貨物，你則獲得人民愛戴，可以辭職來當市長了，哈哈！」

中尉說：「喂，這個主意真不壞。我要先得允許，但亦并非難事。謝謝你這個好意。」

少校說：「還是讓我來謝謝你，日內我將來找你，喝杯威士忌酒。」

中尉說：「真的，隨時都可以。」

當他掛了電話，李文斯頓中尉自思到：「一個好傢伙，你不認識他是不知道他的心腸的。」

湯馬辛諾的客廳裏，客人畢集，高聲談笑，但丁娜和少校沒有理會他們，少校說：「唔，我探得的事情是這樣：上週來了一批俘虜，他們都帶着一份新發的文件，據稱「攜件者得由其離家最近的俘虜營予以開釋」，簽發該件的是第九隊的長官。我們已去查究它是否屬實，因我們未曾聽到過釋放義大利俘虜的消息。」

「因此，我寫了一封信去問第九隊的人，今早已得到他的答覆。他說這是一

個新政策，據他們決定，假如我們釋放義大利俘虜，則民心士氣都有很好的影響。他說，我們難免走漏少數喪心病狂繼續為德人効力的義大利軍官，但這個危險，將因大多數城市所得的好處而抵銷有餘。」

丁娜興奮的說：「你那天釋放他們呢？」

少校說：「我們還要甄別他們，然後把他們送到最靠近他們家裏的俘虜營。城辛那馬爾方面正送來大批俘虜。據我看來，大概還要一個星期吧。」

丁娜說：「最近你到過他們的拘留所沒有？」



少校說：「有的，今天才去過。」

「那裏有多少個阿丹諾人呢？」

「有的，據我所知，共有幾個。」

「哦，少校先生，你有和他們談話嗎？」

「有的。」

「你沒有看見——？」

「丁娜，他不在那裏。我在名單上找尋過他的名字。我也問過幾個阿丹諾人。他們說，他們沒聽到他的下落。我特別跑進所裏去看看。」

丁娜說「少校先生，你是十分仁慈哩。」

他說：「我以前是十分粗鹵的。」他想告訴她爲什麼他過去會粗鹵——那是

因爲一個寂寞的人不喜歡聽某些事情，那是因爲他開始喜歡丁娜，那是因爲他不高興他的感情受她利用以獲取她所想要的東西。但他沒有說出來。他沒有說出來。

，因為她咄咄其辭，迫他過甚。

他說：「你以為我的喬治亞會在另外一個俘虜營中嗎？」

少校：「那就沒法子說了，」他的語調突然冷起來。

「我幾時知道釋放俘虜呢？」

「總在下星期內。我已儘可能的告訴你了。我不該對你說這些話的。」

丁娜說：「當心啊，你又要粗獷了，」她向少校作挑逗的笑。

少校也笑了。他說：「我想對你說這是爲了什麼緣故，但我不說。」

### (十三)

喬波羅少校機敏地把打撈安齊奧號輪船的計劃完全交付李文斯頓中尉之手。中尉盡心辦去，進展神速。二十一日他已調用浮塢。二十四日安齊奧號已被撈起。迨至二十七日，工人已準備起運船中貨物。

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工頭剛對工人訓過話。工人約有四十名，有些是好人，有些并不怎樣好。因為阿丹諾城人事忙得不可開交，勞工的供應也就很不容易。是故工人隊裏，有些來自城外，甚至那個懶漢佛達，也夾在這裏作多年來第一次的工作。

工人隊裏有一個生客，從外貌看，已見比衆不同。他生得一表堂堂，眼下也沒有什麼勞力者所常有的囊袋。他也說得一口城中上流人的義語。說話動人，臉容也和藹可親。

當工頭訓過話，那個生客便和四個工人交談。四個人中有一個是懶漢佛達。

生客說：「你們有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四個人中的一個說：「關於什麼的消息？」

「關於德軍反攻的。我因聽到了這個消息，已經悶過了一個早上。」

四個人中的一個說：「你聽過怎樣的？」

「那說來好像真的不錯，德軍二十三日開始反攻，今晨似已到頂點。德軍正打算把美兵趕入海裏。」

其中一個阿丹諾人說：「你以為事情會變成怎樣？」

生客說：「唔，那就是我自己生悶的緣故。我該不談這些事好。」

其中一個說：「爲什麼不好說呢？」

另一個說：「告訴我們吧。」

生客說：「說出來使你們不好過。對美兵也不公道。我還是由自己作悶的好。」生客是一個聰明人，你聽他的話便可知道。

大家堅求說：「告訴我們吧，告訴我們吧。」

生客的慧眼已看出懶漢佛達的無知，堪作傳播謠言的工具之用，便指着佛達說：「唔，我就說給這個人聽。」

他把佛達帶往一邊。其他的人看見他對佛達耳語，也看佛達的臉漸變慘白。

後來他們看見生客離開了佛達而跑進工人隊裏。

佛達立即向他們跑過去，不假思索的說：「德軍定於十一時進襲阿丹諾港——放毒氣。一架飛機施放。」

「刹那，工人隊裏開始不安的騷動，謠言好像煙霧一樣在他們中間散佈開去：『十一時放毒氣……毒氣在十一時……毒氣，十一時，一架飛機……毒氣，十一時……毒氣……毒氣……毒氣……毒氣……』」

十一時還差兩分鐘，那些頭腦簡單的義大利工人，心中已充滿恐怖。那時，工頭喊道，各人準備開始工作：起重機已發熱，工人依照訓令分為小組。

工人自己分排起來，每當兩個未曾交談過的碰頭，其中一人便說：「你可聽說……？」另一個則點點頭。

十一時已過了三分鐘，人們前往安齊奧號分頭工作時，忽聞一架飛機的隆隆聲。

這架飛機是定期的郵機，每晨十一時準時飛過阿丹諾——這是任何敵方諜報人員所深知，却是任何義大利工人所輕易遺忘的。

當飛機掠過阿丹諾港，保持在防空氣球以上一千呎的高度，安齊奧號旁邊的全部工人，都舉頭望它。生客跑到佛達面前，細語道：「那就是了。」

佛達把這句話傳開去，人們震驚得發抖。

有些互相問道：「我們怎麼辦？」

另外有些人說：「港口是個目標，我們正在目標的中央。」

還有些人說：「毒氣是以彈筒投下來的嗎？還是祇向我們噴射出來的？」

生客對這種勾當，顯有相當的經驗，他等待恐怖在人羣中達到頂點的時候的到臨，然後舉起雙手，喊道：「我可嗅到了。」

他轉身跑向城裏去。

立刻發慌，一齊逃跑。懶漢佛達作一九三二年以來第一次的奔跑，上一回是

因他的太太卡美林娜懇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跑去叫接生婆來。

有些人喊道：「躍進水裏！救你自己！」約有八個人縱身入海。其中兩個不會游泳，還要人把他們救起。

懶漢佛達發現一個身體強壯的青年（名叫星貢），在他旁邊一同跑。

星貢慌張的說「我們怎麼辦？」

懶漢佛說：「我們不要跑得太快。我們要保留我們的力氣，我們要跑很遠很遠的路。」

他們便跑慢一點。

星貢再問說：「你以為我們應該怎麼辦？」

佛達看見跑在前面的人，有些拿手帕去掩面，他便說：「拿出手帕去掩你的面，可以抵禦毒氣。」

兩人便拿手帕掩過他們的面。

星貢通過他的手帕問說：「你可會嗅到它？」

佛達好像煞有其事的說：「嗅到的，我真的嗅到它。」

他們一面跑，星貢一面問：「它的氣味是怎樣的？」

「它嗅起來好像嘉哥巴杜硫磺廠的煙味。」

星貢約跑了三十步沒有說話，然後又說：「你可確信那不是嘉哥巴杜硫磺廠的煙氣嗎？」

佛達喘息說：「那是毒氣。」

佛達跑得氣喘不停，星貢體力好，還未喘息，便以為他中了毒。

他問佛達說：「你沒有怎樣吧？」

佛達說：「我以為我們不該跑得那麼快。我曉得毒氣影響到一個人的耐力。」

我們好好地保持我們的力氣吧。」

他們放鬆脚步，跑得更慢。



他們沿路跑，將過佛達的家。他的太太卡美林娜早因第一隊工人奔跑的脚步聲，跑到門外。她高聲向跑在後面的人問是什麼事。他們通過他們的手帕叫回說，那是放毒氣。可是卡美林娜是一個懷疑人物，她不相信他們所說的話——直至一些事改變了她的心。

她叫道：「聖母馬利亞！我的眼睛可欺騙我，那奔跑來的不是我的丈夫嗎？」

那真是的，佛達在星頁的旁邊，很疲乏的向她跑來。

她對自己道：「那是一些可怕的事教他跑起來了。放毒氣也許是真的。」

當佛達跑近來時，她也跑入街心，緩緩地伴着他走。

「什麼可怕的事教你跑起來的？」

他接不過氣的說：「毒氣，德軍放毒氣。」

星頁呼吸如常的向她解釋說：「當我們在港口工作時，我們被毒氣襲擊。有

些人嗅着它的氣味，好像硫磺味的。我以為那也許就是硫磺氣。」

卡美林娜說：「誰說那是毒氣呢？」

星賈說：「一個生客。」他便複說德軍反攻那個故事。

卡美林娜說：「佛達，你還是不可跑得太急，你要倒下來了。」

佛達真的已面色慘白，也就樂得慢跑一點。

卡美林娜說：「我不相信真的有毒氣。」

但這個時間發生了幾件事教她已開始相信這回事。一件是：有一羣人圍着一個躺在路邊嘔吐的人。這個人是未往工作前，喝了一瓶酒而生病的。但當他在嘔吐中掙扎過來能夠說一句話時，他便呻吟道：「毒氣，毒氣。」

一羣人立刻作鳥獸散，大家爭先逃命。人們看見第一個的中毒者不由得不害怕起來了。

工人中間有一個少年，名叫盧法蘇，幾週前，還在「孤兒院教堂」當牧師的

助手，故第一件他想得到的事，就是去教堂鳴鐘。當他鳴鐘時，城裏的人聽到祇一口鐘不依正常時間的響聲，大家便驚惶起來。那些早已知道放毒氣的人，更為慌張，而那些不知道的便隨處問人那是什麼事。不多時，人民數百在街上跑來跑去，爭相問訊。卡美林娜看見這些人，也就不不得不起變化。

卡美林娜，佛達，星貢跑進市政廳前的方場，那裏已集合一大羣驚慌的人。佛達蹣跚地跌倒在地上，星貢以手帕替他打扇，而卡美林娜則對她的不幸中毒的丈夫廢泣起來。方場裏同時也發生其他同樣的事情。

那個時候，喬波羅少校跑出示政廳的陽台上，舉起他的手。喧鬧的聲音慢慢地平靜下來。

少校高聲喊道：「這裏并無放毒氣的事情，這祇是一個可笑的謠言。」

人羣當場喊出下面的話：「你怎麼曉得？……佛達在這裏要死了……我已嗅着它。……」

喬波羅少校跑進去打電話給李文斯頓中尉。

少校說：「喂，中尉，你好嗎？」

中尉誠懇的說：「很好，很好，你幾時到這裏大家喝一杯酒？」

少校說：「隨時都可以，請問今天城裏是否發生了一件非常的事情？」

中尉的聲調有些緊張的說：「是的，奇怪得很，你知道我撈起來的輪船嗎？」

少校說：「當然知道的，你的主意真是不錯。」

中尉的言辭有點猶豫：「是的嗎，今早我召集工人正要起貨，他們却一哄而散了。你以為我沒有付夠他們的錢或有其他的事情嗎？我這件事不曉得很清楚。

你想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沒有想到這是放毒氣吧，你想到沒有？」

「喂，你發瘋了？你在幹什麼，要拆我的臺嗎？」

「不是，中尉，完全不是的。你的工人臨時逃跑是因為有些好細告訴他們，德軍向這裏放毒氣，他們便都懼怕起來了。」

「那是事實嗎？唉，我很高興我沒有鬧出亂子來。」

「我幫忙你在一小時之內把你的工人叫回來。」

「謝謝你，老友。我心裏的不安可解除了。」

少校說：「唔，你對那事辦得那麼快，我該謝謝你。海洋方面你真的想到便辦得到。」

中尉說：「這不算什麼，喂，今午到這裏喝一杯如何？」

「謝謝你，我有一個小問題正想找你談談。你似乎是這裏唯一可能幫忙的人哩。」

中尉說：「假如能夠辦得來，我很高興幫你的忙。五時三十分趕來，好嗎？」

少校說：「改作六時吧，六時以前也許我趕不上。」

「那就六時好了，謝謝你的約會。」

「中尉，謝謝你，是你約我的。」

李文斯頓掛了電話，搖搖他的頭，想道：從第一個印象你確是無法鑒定一個人的……

少校再跑出陽台，說：「我已接到確實消息，這裏現在沒有毒氣襲擊，預料將來也不致有。你們是十足安全的。」

人羣喊起不信任之聲。

少校說：「看；我作深呼吸，我是完全不受影響的。」說罷，便作兩三個誇張的深呼吸。

一人喊道：「陽台上呼吸當然無害，危險祇在街心啊。」

少校說：「好的，我跑下街心呼吸給你看。」他真的跑下去，在那裏作深呼

要。

這個時候佛達看見他的太太和友人的憂慮，便以為自己確已中毒，大叫道：「我的腰部以下，已麻痺了。」

喬波羅少校叫同說：「那不是新鮮的事，懶漢佛達。」人羣嗤笑起來。他們漸漸站歸少校的一面。

一個工人說：「我在巴林諾街和杜根那街的轉角處，清楚地嗅着毒氣。」  
少校說：「好的，跟我去看看。」

他便領帶一大羣人直下杜根那街來到巴林諾街的轉角。他站在路邊，深深地呼吸一回，然後大聲說：「你在這裏嗅着的，祇是再過三座房子的漁市的氣味。」

另一個工人說：「我在大教堂附近域多利街與費維美街的轉角處，嗅着毒氣。」

他們全班人馬便跑到那個轉角去，少校又作深呼吸，然後大叫道：「你們在這裏所嗅着的，祇是硫磺廠的烟氣。倘若你們細心看看，就可見到黃色的烟向我們撲過來。」

另一個工人又叫道：「可是，港口才是襲擊的中心哩，那裏使真的有毒氣。」

少校便前往港口，在那裏各個地點都作深呼吸。他最後一個深呼吸是靠近安齊奧號的船邊。然後他說：「現在，誰人願意回去工作？」

除了兩人外，全體工人都願復工。一個是那個生客，已不知逃往那處去了。另一個是懶漢佛達，因為這一天已夠他受累了。

#### (十四)

阿爾及爾聖喬治醫院的三層樓上，書記員小兵班都拾起一個從前線寄來的信



袋，裁斷它的鋼絲綁帶，着手分選它載來的信件。

他對另一個書記員說：「喂，法蘭克，我們美國人的紙上工夫真做得不少。看，這些從前線寄回的文件——從他們本該打仗的前線寄回的。我不明白我們怎樣會打勝仗。」

法蘭克軍曹正在翻讀一篇故事，帶着試探的口氣問：「這些紙上工夫又可有什麼亂子？」

「看，我們都是不講效率的。這一件是寄往那邊第四十九師某人的，寄件人也是那邊第四十九師的人，可是他們却把它一路送回阿爾及爾來。那不是糟糕了？」

法蘭克軍曹說：「是的，真糟糕了！」

「法蘭克，我該怎樣處理它呢？」

「唔，假如它看來並不見得重要，你可把它投入「無從投遞」的信籃裏，那

我們常做的。」

「法蘭克，你不能這樣做啊。」

「爲什麼不能？你自己不是剛剛說過，紙上工夫委實太多了，那多了或少了  
一紙文件有什麼關係？」

「它也許是重要的。」

「唔，試看看它。它說的是什麼？」

「它說：關於阿丹諾車子的報告。它又說，馬文將軍發出一個命令，喬波羅  
少校違背這個命令等等的話。」

「那是關於馬文將軍的事嗎？丟了它吧！」

「喂，不行，我不敢。」說着，他把這份文件放入送回前線的信袋裏。

法蘭克軍曹說：「現在別再打擾我，我要看書了。」

小兵班都繼續分選信件，過了幾分鐘，他說：「喂，聽聽這一回事，那是說

一個上尉，因為他的行為不合做一個軍官，被遣送回來的。我不知道我們怎麼會打勝仗，天呀！」

(十五)

準六時，喬波羅少校踏進海軍俱樂部去喝酒。

李文斯頓所選作俱樂部那間別墅的樓上，坐着約有十二個軍官。

中尉說：「喂，你真的把那個亂子解決了。今早你怎樣叫他們一下子就復工了？」

少校說：「好笑得很，我好像一個吹笛人，今早要用鼻孔去吹笛。」他告訴他們，他怎樣用鼻嗅過全城，證明沒有毒氣襲擊那回事。

海軍人員聽這個故事聽得津津有味，認為喬波羅少校着實辦得不錯。

李文斯頓說：「現在使我想起來了，你今早說你心裏有些事談談。」

「不錯。因為你已做得很成功，我想那也許可以——」

李文斯頓有禮而鄭重的問道：「要到別個房間去談嗎？」

少校說：「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我們就在這裏談談吧。」

他便談起那個阿丹諾七百年的古鐘。他以為城裏的人需要一口新鐘，真的要緊不過，他想把這口鐘當作阿丹諾自由的象徵。他以為阿丹諾人民不會覺得有真自由，除非他們聽到了西達宮鐘塔上打響的鐘聲。

然而，那不是隨便的一口鐘。他敘述他以為那口鐘需要什麼的樣子：有一種悅耳悠揚的聲調；沒有任何裂縫；帶着一些與義大利人民有關的歷史意義。

他婉曲地說這個故事，也找着適當的聽衆。海軍人員具有敏感的傳統觀念。海軍中的儀式，如後甲板的敬禮，艦長在正桅前舉行的軍事法庭，有詩意的命令：「清潔伏，執起你的掃帚，從船頭掃至船尾」等，都使海軍人員能夠把握鳴鐘的意義，和被鐘聲所感動。

喬波羅少校結束他的故事說：「李文斯頓，這就是我心裏的話了。我想我替這個城找回一口適當的鐘，比我的生命中任何事物更為要緊。」

副艦長羅伯遜站起來說：「讓我想，我似乎——」他在房裏踱來踱去。然後，他說：「少校，我想，我也許能夠找到你所需求的鐘。」

喬波羅少校說：「你真的想你能辦得來嗎？」

副艦長說：「我想我倒可以。」

喬波羅少校說：「假如你能辦得來，我想把這件事轉請海軍方面辦理哩。」

副艦長說：「少校，這件事你覺得怎樣？有一般驅逐艦，名叫科賴里號，這個名字採自一個義籍的美國人的名。喂，你們都識得美艦「科賴里號」吧。唔，凡是驅逐艦都有艦上的鐘，鐘聲須響亮而清晰，能夠使全艦的人聽到它報告看更的時間。我不知道你們如何，但我以為我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還要愛好的，就是斯

蒂文生號艦上的鐘聲。現在打仗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時常鳴鐘，但我知道，艦上的鐘聲，對我却有代表全艦的意義。我以為，艦上那口鐘亦猶如城裏那口鐘吧。」

喬波羅少校正在遙望窗外，凝想着什麼，聞言說：「也許是的。」

副艦長羅伯遜說道：「這也是爲什麼「科賴里號」參加這次進攻的緣故。你明白，海軍人員總想到那種事情的。該艦以他的名爲名的科賴里，是一個艦長，上次大戰時曾在這裏地中海立功。你知道，義大利那時是我們的盟邦哩。」

副艦長羅伯遜的通訊官說：「前幾天我們還談到那件事。」

副艦長羅伯遜說：「少校，這個關係倒不錯吧。」

喬波羅少校說：「也許很對。」

李文斯頓中尉不願錯過喬波羅少校所交出的榮譽，說：「你以為，我們可把科賴里號出讓它的鐘嗎？你說，你那麼喜歡你的鐘；你會把它讓給別人嗎？」

副艦長羅伯遜說：「爲了好比這樣的事，假如它正當地向我請求，我想我也可辦得到。最好的是，科賴里號的艦長杜林，是我的同班學友，他過去在足球場上，常常作我的頂替。假如我找着他，我相信我可說服他的。」

通訊官說：「不要說話，讓我想，我記起我昨天繙譯收來的密電碼，有些說到科賴里號的，副艦長，你記起它嗎？」

副艦長說：「是的啊，密碼提到了它。那是說它現在那裏和將來要駛往那裏，是不是？你可記起它是怎麼說的？」

「那是一個祕密，先生，不能發表的！」

副艦長說：「我記起來了。」他抬起頭續說：「少校，我想，我們可給你找到你的鐘。」

喬波羅少校站起來說：「我想不到會有像這樣的行動。假如你以爲你可能……」

喬波羅少校忽然告退。

副艦長說：「假如這個傢伙以為海軍是沒有本領的，這回可真的教他吃驚了。我們在一週內將可找到那口鐘給他。科賴里號後天將駛到附近的一個港口，我不曉得那個名字的發音，它的第一個字母是個V字。」

李文斯頓中尉也發音不正確的說：「域辛那馬爾。」

副艦長說：「就是那個地方了。你們在這裏運船上的貨物，我們便跑到那邊去，也許我們能夠馬上把那口鐘帶回來。」

李文斯頓說：「你真的以為你能夠找到它？」

副艦長笑道：「向杜林要嗎？他是一個挺容易說話的人。」

## (十六)

歡宴喬波羅少校的晚會的起因，說來頗為特別。一半因為對少校的真正好成



，但一半也因為布維斯上尉想找個機會和湯馬辛諾的一個女兒玩玩。

一天下午，編譯員趙施比跑進憲兵總部見布維斯上尉。趙施比有意討好上尉，他說：「上尉，你好嗎？」

上尉說：「不錯。」

「你喜歡阿丹諾嗎？」

上尉說：「不錯。」

「你喜歡找點小趣味嗎？」

「誰個不想呢？」

「爲什麼你不再去找法蘭西絲嘉呢？」

「趙施比，那裏沒有什麼趣味，到處都是她家裏的人。」

「趙施比是一個辦約會的人。」

「怎麼辦？趙施比，你可辦得到？」

「開一個晚會吧。」

「那又和羣衆混在一起了，不好吧，我們可否辦一個私人性質的？」

「你想起少校嗎？他怎麼樣？」

「啊，我以為，我們應該想到他。你明白啦，趙施比，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我有時當他是一個熟風景的，但有時我却不禁喜歡他。前幾天他在午餐時告訴我，他在這裏唯一需要的，就是義大利人對他的好感。你以為我想我們應該怎樣做？我想我們應該爲他開一個晚會。我想，我們毋寧裝點它，說是義大利人民爲他開這個晚會哩。」布維斯上尉因爲趙施比會說英語，從來不想起他會是一個義大利人。

「趙施比是一個辦約會的人。」

「趙施比，我的意思是要辦一個堂皇的晚會，到會的人包括少校，老礦商，當然還有些好看的女人。」

「趙施比是一個辦約會的人。」

「又要有好酒。我們找得些香檳嗎？」

「趙施比是一個辦約會的人。」

「倘若我們真的辦成一個大規模晚會，那麼，某個上尉借某小姐溜之大吉，他們可以成功的嗎？」

趙施比向他靈靈眼。

「這就是爲什麼我討厭小晚會的道理，每個人離會，任何人都注意到。我們該辦一個大規模的晚會。」

趙施比說：「上尉，你打算請多少人？」

「哦，我不知道，你去找幾個義大利人決定吧。你要多少麵粉，我會找給你。我們駐守的那個別墅，貯有麵粉，又有許多備有牀褥的空房間，哎啊，趙施比？」這回輪到布維斯上尉靈靈眼了。

趙施比問道：「你想在那天開會？」

「唔，快一點好，下星期五如何？」

「趙施比是一個辦約會的人。」

如是過後兩三天，喬波羅少校的郵件裏，收到一份請帖，上印義大利文道：

「阿丹諾居民委員會定於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晚八時三十分在羅莎別墅歡宴喬波羅少校閣下。敬請光臨。」

喬波羅少校把請帖置於桌上墨永壺前，細念再三：「歡宴少校閣下……」

(十七)

伊廚釋放那個早上，陽光明媚，阿丹諾城喜氣洋溢着。

遊子歸家任何一天都是好日子，但這一家人這一日，格外的好。他們唱歌，他們高叫：「回家來！回家來！」

除喬波羅少校事前告訴丁娜（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外，當局並沒有預告釋放俘虜的消息。可是言語傳達之速，遠過他們事實上的到臨，好像狂風跑在烏雲的前面。

城外的女人聽到他們返家的謠言，本能地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她們高聲傳給其他女人聽。那些站在市政廳前的行人道上的，已看見他們從費維美街轉入昂拔圖第一街，她們沒有立刻跑上街去迎接，反過來却緊閉她們激動的喉頭，跑去找她們的朋友，傳播這一個驚奇的消息：阿丹諾的男人回來了！

由是，那些已經聽到謠言的女人，那些站在那裏事實上看見了他們回來的女人，以及這些女人去把她們叫來的其他女人，都一齊跑到市政廳前的行人道，等候着。

戰爭要男人受苦，但女人也不好過。這些女人曾在牀上為她們的男人而痛哭。她們的胸脯渴望着男人來撫慰。有些女人很多時候已沒有收到她們的男人來信。

她們告訴自己的朋友，發覺對方却有男人的信，心裏便苦不堪言。有些女人有個幼兒，牙牙學語，跑到她的襟前，張大吃驚的眼睛說：「爸爸；我的小小爸爸在那裏？」祇聞母心跳動，却聽不到任何的答覆。

那些站在市政廳前行人道上的女人，長日擔憂她們的男人的好歹，已不知多久了。曾與她們的丈夫爭吵的女人，心裏已等得不耐煩，早已忘却過去的爭吵，而祇想回快意的事：如半夜給男人爬上牀來所驚醒，男人轉過頭來大笑，某種香煙的嗅味和某種酒從瓶裏傾出來的聲音。

而今她們都站在市政廳前的行人道上，手裏握住喉頭，或摸索着鬆弛的髮卷。在街上跑過來的男人已看見站在那裏的女人。他們還是一步一步跑着，沒有散開來。他們心裏都有不可言喻的快樂，但他們還是緩緩地走向着他們的女人。當男人跑到距離女人約五百碼的地點，女人便開始向前跑，最初腳步緩緩地

在行人道上移動，然後伸長頸項，張目四望，向前跑，雙方越跑越近，最後不覺奔跑起來，喊出不成語的聲音。

男人還是沒有散開奔跑。女人則向男人奔過去。雙方都有同等的喜悅，祇是大多數男人都曉得他們的女人將在那邊，而有些女人却不能確信她們的男人已在目前。那個區別就是女人爲什麼奔跑的緣故。

女人之中，有些已曉得她們的男人業已陣亡，她們仍參加隊伍向前跑，分担其他女人的不可想像的快感或疑懼。即使是疑懼也比她們所有的心情好。

女人之中，有一個就是丁娜。自從少校告訴她這個消息，她便等候這一幕的出現，她隨時等在那裏。她是聽到嘈雜的人聲就跑出來的女人中之一。她穿起最美麗的衣服。她的頭髮梳至潤滑有光，看去好像是真的金髮。

她跟其他的女人向前跑。她帶半愛半驚的眼色向男人隊中搜索。她推開她前面的女人，好清楚地看一回。

你可確信喬波羅少校也跑進街心。他想在那裏嗅着阿丹諾的喜悅。可是他也分擔驅使丁娜向前跑的特殊好奇心。他也在猜度喬治亞是不是在那裏。

當他在辦公廳裏聽到人羣的嘈雜聲，便跑下街心，女人還未開始移動時，已先瞧着男人隊伍跑過去。他剛剛跑到俘虜前面，女人才開步奔跑過來。

當俘虜看見少校，有些跑上前高叫道：「美國人！美國人！」他們擁抱他，有的且吻他，他的臉上黏着他們帶來的麵包屑。

這是戰爭中最令人不可解的一回事。經過數月的訓練，奉命去犯最大殺人罪的人，現在却向他們要殺的一個人，表示他們的友愛。

女人越來越近，有的已認出她們的男人，以顫動的聲調叫喊他們的名字。現在輪到男人散開奔跑了。他們祇須跑十步，兩隊中便融合起來。

此情此景，真夠令人如癡如醉了。已經彼此找着的夫婦，便互相擁抱得緊緊地。有的大笑，有的號哭，有的細語，有的悲啼，有的跳躍，有的撫慰。



有些丈夫已經陣亡的女人，遇見第一個男人便擁抱他，正好嘗嘗她們飢渴已久的感情。可是男人却推開她們，去找自己的女人。

那時，你開始發現一些找不着男人的女人。她們從一雙夫婦跑過另一雙夫婦，心急脚快，叫出男人的名字詢問別人，逢人便問，逢人便看，以資辨識。這些女人的臉漸漸地變作慘白，最後開始痛哭。奇怪的，她們大都沒有高聲號哭，祇是低沉的啜泣，熱淚流過她們空虛的面孔。

丁娜却沒有在那一雙夫婦和一雙夫婦的中間，跑來跑去。她發覺喬波羅少校正站在她的身邊。

一個年青人離開她的女人，向丁娜跑過來，來到她的面前。站着。搖搖頭。他祇要這樣做就夠的了，丁娜已知他的意思了。

喬波羅少校此時已忘却個人在公共場所行爲的訓條。他走向前攔起丁娜的手。她的手是冷的，也不緊握他的，她似乎不曉得他在那裏。

喬波羅少校沒有催促丁娜回去。他讓她哭至淚乾，嗚咽也盡。他一直碰着她，或手撫她的肩膀，或以手背擦過她的袒臂，教她曉得有人在她的身邊。

喬波羅少校送丁娜回家，伴她渡過一個下午。他對她特別溫和。他的同情似乎對她有所幫助，她不時仰望他的臉，使他的胸膛發生一種感覺。

最後他對她說：「丁娜，我不知道今年這個時候，我該說這些話，可是我說要把它說出來的。丁娜，我——好的，也許我還是等待一下，下次告訴你吧。」

她仰望他的臉，使他覺得她已失望，但她柔和的說：「也許你說得對。」

他說：「我等到星期五的宴會告訴你吧。」

她柔和的說：「星期五嗎？」她的眼睛離開了他接着說：「你曉得這是奇怪得很，我從來不知道我是否愛喬治亞。我愛慕他，有時我也怕他，他教我捨不得他。可是他的肉十分冷。他的心十分堅決。我仍然不懂……」

她又開始呱呱的哭起來了。

## (十八)

馬文將軍抱守他所謂「保持接觸」的信條。他喜歡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世界上的和軍隊裏的。

因此，他叫他的副官斐特中尉每天早晨給他口誦一小時。逢星期一三五三個早晨，阿爾及爾的信袋送來，斐特中尉便要口誦袋裏所有的各種文件給他聽。

斐特中尉拾起一件報告，讀道：「送馬文將軍參考，作報告人什麼什麼，地址什麼什麼。事由：阿丹諾城的驢車。」

馬文將軍咕嚕道：「該死的驢車。」

斐特中尉讀道：「七月十九日，奉第四十九師馬文將軍之命，禁止所有驢車進阿丹諾城。羅蘇河橋畔和嘉哥巴杜硫磺廠前已派崗把守，執行命令……」

將軍說：「對得很，禁止那該死的驢車。那義大利的賊骨頭還想阻礙全部進

攻。他們該執行這個命令。」

斐特中尉一口氣讀下去，不知道他在讀什麼，「七月二十日，奉喬波羅少校之命，撤去守崗……」

斐特中尉突然醒覺他念過了什麼話。他急急放下那份報告，去拾起另一份。可是馬文將軍却大叫道：「該死的，快把它讀完，快把它讀完。」

中尉讀道：「——奉阿丹諾城行政官喬波羅少校之命，撤去守崗，因為驢車為城裏所必需，而城裏——」

現在將軍已忘記要聽完那份報告。他大叫道：「喬波羅！喬波羅！」他的臉容有如遠山的顏色。

馬文將軍的記憶力以特殊方式進行着。他叫道：「密特爾頓！到這裏來，密特爾頓。」

上校進來。

「密特爾頓，你記起喬波羅的名字嗎？」

密特爾頓懶洋洋的說：「記得，先生。那些車子。」

馬文將軍高聲道：「我剛記起一些事來了。那個該死的傢伙那天沒有穿好制服，你記得嗎？他穿起淡紅色袂子，褐色的襯衣。你記得嗎，密特爾頓？」

密特爾頓帶着疲乏的聲調說：「不記得，先生。」

「該死的，他竟有胆量放車子入城，那個城叫什麼名字——」

斐特中尉說：「阿丹諾，先生。」

「阿丹諾，該死的小傢伙。」

密特爾頓上校說：「他這樣做也許是有些緣故——」

「該死的密特爾頓，你太作獨立自由的想法了。」

上校說：「是的，先生。」

斐特中尉說：「先生，報告繼續說道：「車子爲城裏所必需，而城裏沒有車

子，則困難多端了。」

將軍站起來說：「該死的，我對那個小傢伙已吃不消了，密特爾頓。」

一個疲乏的聲音說：「是的，先生。」

「發一個命令召回那個義大利的小傢伙，那個城叫什麼——」

斐特中尉說：「阿丹諾，先生。」

「叫他返阿爾及爾報告，聽候任用。又寫一個報告給阿爾及爾方面，說明這件事的道理。今天馬上發出去，你們不要耽誤公事，密特爾頓。」

疲乏的聲音說：「是的，先生。」

## （十九）

歡宴的日子到了，那一天內，也同時發生很多的事情。

早上約九時三十分的時候，一輛美國海軍卡車駛到市政廳的前面停下來。一

個班長和五個小兵，從車上搬下一個木箱，停放在人道邊，班長跑進宮裏，送一封信給喬波羅少校。

喬波羅少校正在忙於辦公，沒有注意到卡車的聲響。他撕開來信，讀道：

「少校先生：

美海軍館為美陸軍作微小的効勞，真是一件幸事。我們把你所要的那口鐘送來了……」

少校躍起來，大叫道：「那口鐘！那口鐘！他們把我們的那口鐘送來了。」他跑出陽台，剛好趕上看到海軍卡車揚長而去。他發見停放在人道邊の木箱。

喬波羅少校對市政廳門前的一個憲兵喊道：「喂，守着那個木箱，不要給別人拿走它。」

少校趕忙跑回辦公廳，打電話給工程人員。

「請接夏威少校的線……少校？我是喬波羅。喂，我想你可否幫這個城的忙

。我們有一件精細的工作，但我恐怕我們找得來的工人做來要費一兩代的時間，也許又會打碎它。那份工作是把一口新鐘掛上這裏市政府的鐘塔。假如你有一個好的大滑車和一輛挖車，我想，八個人便夠掛起那口鐘了……你辦得到嗎？那就好極了。他們可以馬上出發嗎？你以為什麼時候他們可來到這裏？好的，我準於十一時三十分等候他們，告訴他們怎麼做。少校，我不知如何感謝你才是。」

喬波羅少校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他打電話給李文斯頓中尉感謝他幫忙取得那口鐘。他說：「爲什麼不？今天下午便該把它掛起來。也許我們可以在晚上宴會時把它打響哩。你來嗎，你來不來？」

「不要錯過它，少校。」

「中尉，在那裏再見，謝謝你。」

「何足掛齒？但有一件事，少校。」



「我是一個中尉，在海軍裏，要有很長日子才可升作上尉的。」

少校說：「那是事實嗎？唔，你該快升作上尉了。」說罷，便掛起話筒。

他拾起那封信讀完它：

「我想，你也許喜歡聽聽關於科賴里和那口鐘的背景。事情經過很順利，杜林慷慨地讓出這口鐘——我想你給他一封信總不是一件難事（紐約郵局局長轉交科賴里號軍艦）——杜林對我說了一些關於科賴里的故事。他說，他的全名叫溫森科賴里，上次大戰時，他是一艘驅逐艦的艦長。那天我說錯了一點。事實上，科賴里是在北大西洋擔任護航任務。有一艘義大利貨船遇風沉沒，那時，科賴里率領一個護航隊駛出他的海軍站，他便駛往貨船那邊，救起船上全部義大利水手。我不知道你是否曉得航海的情況，在暴風中駛近貨船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據杜林說，那天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杜林是我的老級友，愛好踢足球，他說的話，我不知道如何相信它。但我相信這個故事是對的，並希望你會欣賞那口

鐘的聲音。

假如你有什麼麻煩，請到海軍方面來，我相信他們總可幫你的忙，以盡彼此合作之誼。

美海軍副艦長謝伯遜。」

薛圖跑進來說：「少校先生，我們找回一口新鐘了？」

「薛圖，我們得到一口新鐘。」

「它的聲調夠好嗎？」

「薛圖，我希望是這樣，我也這樣想。」

「它可附帶有多少史實嗎？」

「有的，薛圖。當那口鐘掛起時，我會告訴你。你以為我該發表一篇短小的說向這裏的人民解釋一下嗎？」

「少校先生，你該這樣做的。阿丹諾的人民一定很想知道那口鐘的來歷。」

「薛圖，你以為他們會懂得那口鐘的意義嗎？我是說它所代表我所信仰的事。你以為我要對他們解釋那件事嗎？」

「少校先生，我想他們會懂得吧。薛圖雖然不大聰明，但也懂得你的意思。」

還不到十一時三十分，喬波羅少校早已跑到行人道邊木箱之側，等候工程人員到臨。他輕輕敲擊那個木箱，好像箱裏藏着一些好吃的東西。

工程人員準時來到。少校向他們說明這件工作，指着鐘塔給他們看。

「今天試試做完它，成不成？」

軍曹轉向他的部屬（那些人正在慢慢地集合作工），然後說：「且看他們的努力。」

喬波羅少校返寓所吃午餐。當他進門時，保斯軍曹已先他返抵那裏。少校和

保斯共膳，他們不拘階級，常常坐在一起。

他告訴保斯關於那口鐘的事情，他那種興奮的情形，使保斯看得好笑。

保斯說：「你比初來時更壞了。」

少校問：「壞什麼？」

「你太感情用事了。」

十二時廿五分，薛圖跑到少校的寓所，告訴少校木箱已拆開了，那口鐘看來不錯。

少校叫保斯跟他同去看看新鐘，但保斯說：「這茄子味道真好，我捨不得丟了它。」

據事祇有少數人圍着工程人員把新鐘掛起來。其中一個就是嘉哥巴杜。因為美軍進來的第一天，他便對少校說起那口鐘，他把自己當作這件工作的一個監工，雖然工程人員之中沒有一個會說義大利語的。

當少校來到，嘉哥巴杜便說：「我已派人去叫聖安格羅堂的敲鐘人來。他祇須看看那口鐘，便能辨別它是不是好的。假如那不是好的，你該把它送回去。」

那口鐘站在海軍人員把它放下的行人道邊，它的木箱已經折除了。

那是一口青銅製成的鐘，科賴里號的水手曾經把它擦得光亮，故在白日下看來好像金鐘一樣，鐘的一面鐫刻了兩行字：

「美艦科賴里號

美國與義大利」

當嘉哥巴杜看見少校讀這兩行字的時候，他問道：「這個科賴里是誰？爲什麼他的名字會刻上阿丹諾城的鐘面？」

少校說：「當這口鐘掛起來時，我就告訴你吧。」

這個時候，敲鐘人來了。他徘徊在鐘前，注視良久。他彎下腰放平手，從鐘頂至鐘腳，摩挲一回。然後起身，似乎一再閱讀鐫刻的文字。他仰望鐘塔，有幾

個工程人員正在那裏裝設一個絞轆。他請求把鐘翻過來看看，當幾個工程人員把它翻過來了，他便細看鐘的裏面。

最後，他站起來，聳聳肩，說：「很好，很好。」

少校說：「那就好了。」

一時過幾分鐘，喬波羅少校返寓所午睡去。他想貯備一些精神去赴晚會——但他也想攷量一下關於那口鐘的演說。

他想，他也許要說一兩句關於失掉舊鐘的話。然後說阿丹諾的人如何引起他的興趣去找回一個新鐘。然後說幾句關於科賴里的話；他在上次大戰時，如何幫義大利水手，然後又解釋一下鐘上鐫刻「美國與義大利」的意義，最後也許說幾句關於美國自由鐘的故事。自從那天他跟薛圖談起自由鐘，他對它發生了興趣，即寫信到佔領區盟國軍政府詢問一番，現在他已能夠解釋那條裂縫的緣故，他可告訴阿丹諾人那口鐘鐫着李維狄加斯的名句：「把自由播送給大地和地上所有的人民。」

那時，喬波羅少校的心中，豁然開明。他已明瞭他要說什幾話。這些話對他是何等的美麗，而對那新鐘和它對阿丹諾的意義，又是何等的真確。這些話瞭然於他的胸中，既清晰，又實際。

二時左右，信差乘機器腳踏車從域辛那馬爾趕到。保斯軍曹從他的辦公室看見他把這袋擲在市政廳的行人道邊。保斯知道信件送來了，便跑過市政廳，轉入喬波羅少校的辦公廳，去看寄到什麼東西來。

送來的信件，沒有一份是保斯軍曹的，但因喬波羅少校沒有回來，保斯軍曹便決心去看看還有什麼文件。

他尋出一紙命令，那是送給喬波羅少校的。他讀下去：

「(一) 你接到命令後，即須馬上乘車經域辛那馬爾返阿爾及耳。

「(二) 候盟國軍政府總部另派別職。

「(三) 撤職的理由是：未經商議即行任意違背第四十九師馬文將軍禁職

車進阿丹諾城的命令。」

這份命令是馬文將軍簽字的。

保斯軍曹摺起命令，放進他的衣袋裏，離開喬波羅少校的辦公廳，逕向憲兵總部跑去。

他對布維斯上尉說：「少校已被撤職了。」

布維斯上尉說：「你說什麼話？」

「我是說：他被召返阿爾及耳，另候任用。」

「這是爲了什麼？」

「不服從命令。違背馬文將軍禁止驢車的命令。我想，那是在馬文將軍在城外搶斃驢子的事件之後的事。」

布維斯上尉已完全忘記他送給師部的報告。現在他想起來了，但他沒有勇氣去說出來。他祇能說的是：「該死的，一紙公文。」



保斯說：「一紙公文真可惡。少校剛剛開始替這個城謀福利哩。」

布維斯上尉說「是的，我也是這麼想。」忽然，他的心裏起了一個疑問：保斯這個傢伙太好管閑事了。「你怎麼曉得他被撤職的？」

保斯說：「我在少校的辦公廳裏看見那份命令。」

「那時，少校可知道那回事？」

「不知，少校出去啦。我把命令放進我的袋裏。我收起它。等候今晚宴會畢，然後告訴他。」

從各人的觀點看來，晚會開得很成功。城裏的人皆大歡喜：他們多年來已沒有這種晚會了。辦約會的薛圖頻頻向人祝賀。布維斯上尉喝夠香檳，有十足勇氣招呼女人。克拉西豪興大作。懶漢佛達喝上三杯，便跑進一個空房間裏倒頭而睡。大聲大氣的車伕阿爾倫蒂被激高歌一曲以娛衆賓，尼科洛偕他的情人雙雙起舞。保斯軍曹入席時便覺心頭快快，手不離杯，不久酒入愁腸，半醒半醉，跟克拉

西糾纏一塊。

喬波羅少校略作應酬之後，便早早設法借丁娜溜出陽台去。

丁娜說：「你快樂嗎？」

喬波羅少校說：「上次我們在陽台上，你也問過我這句話。」

丁娜說：「那時，我不過作爲談話資料吧了。」

「現在你可怎麼樣？」

「我正問你：你快樂不？」丁娜仰首望喬波羅少校的臉，臉上發光，猶如黑夜的明燈。

少校說：「我在阿丹諾所過的愉快的日子，這是最賞心的一回。」

「告訴我前天你答應對我說的話。」

「你先告訴我：你已決定了對喬治亞的態度沒有？」

丁娜說：「沒有。」喬波羅少校從她說話的丰姿已尋出一種賣弄風情的意義

但她續說道：「我現在也不知道。」

他說：「爲什麼不？」

她退開半步，說得幾乎令人聽不到的：「因爲我知道我是如何的想念你。」

他跑近她身邊，但沒有接觸她，說：「丁娜，那是我想對你說的話了。我也知道我是如何的想念你。我十分中意你。我唯一的真快樂，是在當我接近你的時候。」

當少校和丁娜重返會場的時候，趙施比碰着他們，扭起他的雙手，放長他的臉。「少校先生，你到那兒去了？我正在找你呢。」

「你有什麼事？」

「肥胖的克拉西和你的軍曹飲酒肆亂。我勸不止他們。」

少校對丁娜說：「你在這裏等等我。」他跟趙施比去找克拉西和保斯。

他們都在閱書樓裏，假如樓裏還有其他客人，他們都已跑掉了。剩下克拉西

和保斯兩人，醉昏昏地。

少校厲聲說：「保斯，檢點你自己。」

肥胖的克拉西聽見少校盛氣的話，便翹起鼻尖溜出樓外，趙施比也繼去。

那時，樓裏祇有少校和保斯兩人。少校再說：「檢點你自己，不然便回家去

」。

保斯是爲了少校的緣故，借酒澆愁，才喝醉了。他從前穿起制服沒有喝過一回醉的。可是少校的盛怒，咄咄逼人，保斯平日喜歡開別人的玩笑，謔大悖驕的剛愎脾氣，不禁一時發作。他重重地說：「你不能頤指氣使我的。」

少校說：「保斯軍曹。」特別強調軍曹兩個字。

保斯說：「不要叫我作軍曹，你沒有權力來命令我。」

「假如你不檢點，我現在所有的權力不會少於過去所有的。」

保斯說：「哦，你不再有權力了，你在阿丹諾城裏已沒有權力命令任何人了

「。

「保斯，你喝醉了，檢點自己。」

「喬波羅，你被撤職了。你不是這裏的人了。」保斯開始哭起來。

「保斯，我不明白你說什麼話，可是我——」

少校跑上前，拉起保斯的手臂，打算送他。

保斯說：「拿開你的手。」他從衣袋裏取出一紙公文說：「拿它看。」

喬波羅少校讀着召他離開阿丹諾的命令。

他問道：「你是在那裏得到它的？」

保斯再哭說：「你的桌上。我想在晚會結束前不讓你看見它的。」

少校跑出了閱書樓。

喬波羅少校仍然裝作愉快的樣子度過宴會餘下來的時間，直至他在丁娜的門前向她道別的時候。他伸手擁抱她，淒涼的說：「我很不快活。」

丁娜推開他，注視他的臉。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但我以為你是快活的。」

少校再度控制着自己。他說：「我是，我是不快活。」

丁娜問道：「那是因為你的太太的緣故吧？」

「不是，丁娜。」在房子裏樓梯的陰影下，他輕吻她，說：「再會。」

她聞言驚駭起來，說道：「那是什麼事？你為什麼不說晚安而說再會呢？」

「沒有什麼，丁娜。晚安，丁娜。」

## (二十一)

喬波羅少校清辦了各種公文，發出最後一次的命令，早上已過去一半。保斯軍曹是唯一幫他辦理各項事務的人。布維斯上尉已沒有勇氣來辭別了。

少校打電話到汽車站，叫一輛吉普車載他往域辛那馬爾。

然後，他對保斯說：「我不想向任何人辭行，保斯。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

保斯今早不再開玩笑了。他說：「少校，昨晚的事，真對不起。我的主意不是壞的。我希望你能夠愉快地度過那個晚會。」

「我知道。」

少校躊躇半響，然後說：「保斯：不管誰來接我的差，請幫忙好好地在阿丹諾工作。」

保斯說：「我恐怕來的是潘特巴塞地方那個可惡的傢伙。」

少校說：「我希望不會。阿丹諾需要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保斯說：「少校，阿丹諾需要你。」

少校說：「這些話說得太遲了。我不明白，馬文怎麼曉得車子那回事的。」

保斯疑心布維斯上尉，可是他說：「有一個他的參謀人員駛車經過這裏或因

其他的事情。」

少校說：「是的，我也這樣想。」

吉普車駛來了。爲免引起外間的猜疑，保斯和司機駛車往少校的寓所，取回他的行李。他的全部行李祇有一個被包，他的衣服已捲在裏面。

吉普車駛回市政廳，喬波羅少校下樓乘車。

他和保斯握手，但沒有說再會。

懶漢佛達站在行人道邊，想跟少校說話，便問道：「到那兒去？」

喬波羅少校裝起得意的樣子，說：「不遠的地方。卡美林娜今早好嗎？」

懶漢佛達說：「她正在煮兔子肉。」

司機說：「少校，往那兒去？」

少校不想說出域辛那馬爾的地名，讓佛達或其他人聽到。也許他不忍說。他

祇指向域多利街說：「向這邊駛去。」



車兒駛到離城約四哩之處，少校對司機說：「請停車一會兒。」

司機把吉普，停下來。

少校說：「喂，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夏日風清，碧波盪漾，雖在遠處，亦覺嘹亮而悅耳。

司機說：「祇是一陣鐘聲。現在該是十一時了。」

少校說：「是的。」他凝望海面對岸的羣山，鐘聲清越，天色更清朗，但少校聽也不清，看也不清。

他模糊的說：「是的，十一時了。」

## 跋

本書譯畢，歐戰即將結束，我軍反攻，盟軍東指，日寇亦將與納粹同一命運。「喬波羅少校」出現於遠東，為期當不在遠。本書恰於此時與讀者見面，未始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原作者約翰·海爾賽，一九一四年生於中國，為美國傳教士之子。受業於耶魯，劍橋等大學。一九三七年加入「時代週刊」編輯部工作。太平洋戰起，出任「時代週刊」與「生活畫報」特派員，到過遠東和南太平洋，著有「深入河谷」(Into the Valley)和「巴丹饑兒」(Men of Eaten)兩書。本書為其隨軍探訪北非及西西里後之作，已被公推為一九四四年度美國最佳的小說。最近又榮獲一九四四年普利普獎金的小說獎。

本書選譯，多在公餘時間，匆匆執筆，錯誤之處尚希海內名達指正！

林友蘭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八日於昆明